



大会

第五十四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十七次全体会议

1999年9月29日,星期三,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古里拉布先生.....(纳米比亚)

下午3时05分开会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牙买加副总理兼外交和外贸部长尊敬的西蒙·马林斯阁下发言。

马林斯先生(牙买加)(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代表牙买加代表团,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主席。你和贵国纳米比亚都是联合国培养产生的,深受联合国原则的熏陶,忠于联合国的事业和目标。我们完全相信,你的领导定将指导我们在本届大会上通过建设性决定,促进加强本组织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

我们也感谢离任主席、乌拉圭外交部长迪迪埃·奥佩蒂先生杰出地主持我们上届会议的工作。我们祝贺秘书长提出报告(A/54/1),概述本组织在过去一年的活动,提出他对联合国今后工作的设想。

我们欢迎三个国家今年加入联合国:基里巴斯共和国、瑙鲁共和国和汤加王国。它们的加入定将丰富我们的讨论,因为它们带来了它们的特别经历和角度,影响本组织工作的方向。它们的加入正值大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问题特别会议的举行。在过去两天中,特别会议讨论了这些国家的特别薄弱性,它们值得国际社会特别重视。

我们今天欢迎的这三个国家也同牙买加一起同属于英联邦国家。今年英联邦庆祝其成立五十周年。我们庆祝英联邦在合作方面的成就——特别是促进实现其成员国的发展目标——包括解决较小国家特别问题

的最近倡议。

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以及大量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架构内日益边缘化,是需要国际社会注意的迫切问题。造成这些局势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天赋优越的自然资源、生产过程现代化的早期优势、大量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发展——所有这些都帮助巩固了发达国家在世界生产和贸易中的统治地位。起步较晚的国家将会发现,要取消这一差距不容易。

而且,发展中国家并非只能责怪它们自己。我们大多已执行了结构调整方案和稳定政策,但是我们发现,现行正统的自由市场理论和以自由化、取消管制和私人化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并没有在贸易和投资流动方面带来它们所承诺的好处。显然需要审查各种解决办法,促进推行一种更广泛考虑发展中国家具体社会经济情况的发展政策,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确定更加公平的安排。

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发展过程中人的层面,尤其是贫穷及其各种现象日益频繁的发生,必须继续是整个全球社会所关心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建立一个更好的发展合作构架,在联合国系统内将发展议程作为一个优先事项来实施。

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在为合作促进发展问题上,各方的兴趣在逐步消失,决心也有减弱,同时在一种宣扬竞争和适者生存的气氛中,各方的态度走向强硬。在我们看来很显然的是,在特殊类别国家和商品两方面都需要建立特别的安排。就商品而言,自由贸易教条的严格实施会导致严重的问题。令人遗憾的是,即使在存在此

99-85967 (c)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类特别安排的情况下,它们也受到威胁。

在《洛美公约》构架内设立的香蕉机制以及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小组作出的、现在已导致就修订机制进行谈判的裁决所面临的挑战,发出了一个尤其令人沮丧的信息,显示了一些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困境无动于衷。最终的结果尚不确定,但目前,一些加勒比国家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前景甚至它们经济的生存都受到威胁。各方发出的许多呼吁都没有得到回应。最重要的是,香蕉问题上的争论体现了小生产国的利益在多大程度上被那些在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中占据统治位置的国家所控制。

另一个令人沮丧的趋势是捐助国在发展合作领域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它们所作的贡献都在缩减。在贫穷现象日益增多而且边际化威胁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官方发展援助的数量不论在双边一级还是多边一级都已不断下降。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而言,技术援助不断在减少,尤其是在过去五年里。在1994年,对开发计划署的捐款大约为11亿美元。这一数字逐步不断下降,已降到目前,也就是今年的7.18亿美元。

我们一直在支持各项改革倡议,以促进改进联合国业务活动在提供技术援助方面的协调,并提高其效率和成本效益。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却是,改革进程似乎更侧重于节省费用以及积聚资源,而不是增加提供给联合国主持下的发展合作的资金总量。目前的过程是国家一级与联合国有关的发展活动出现缩减,而联合国在对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要的领域的作用正逐步消失。联合国在国家一级影响的减弱已经十分严重,而且也是正值这方面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的时候。

我们呼吁对发展合作作出新的承诺,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并开展新的对话,以审查指导国际经济关系的政策和原则。我们也呼吁在影响发展进程的政策办法方面形成一个新的倾向。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发展中国家就会被全球化的各种弊端所吞没,不仅给经济利益,而且也给政治结构的生存和社会稳定带来各种后果。

全球化还有其他更加隐伏的层面,尤其是那些涉及国家安全的方面,我们必须予以考虑。技术改进和自由化政策促使市场日益国际化,在此情况下,跨国犯罪的幽灵已蔓延到极其严重的地步,尤其是在麻醉药品和小型武器的非法买卖方面。这些制造死亡和破坏的工具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对许多国家国内安全的重大危险,助长

了扰乱和腐蚀社会秩序,破坏民主体制和加剧违法现象的犯罪活动。

我们认为,这一日益严重的武器交易纵容了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活动和贩毒,它需要国际社会予以立即注意。因此,牙买加欢迎作出各种安排,以便按计划于2000年举行第一次关于小型武器问题的国际会议。我们期待着举行这一会议,因为它是制订方案供会员国执行,以控制这些武器的范围和分配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在审查更广的国际安全问题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引起人们对世界秩序未来以及联合国作用的担心和忧虑的事态发展。联合国应在国际和平受到威胁的任何地方和冲突爆发的任何地点实行介入。尽管意识形态的对抗所引起的全球冲突危险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退,但是世界上仍然充满着对和平的威胁。

战争仍然在区域一级爆发,这主要是由于区域对抗和未解决的领土争端。在国家一级,种族争端和政治分裂继续加剧国内冲突,导致沉重的生命损失和经济破坏,而且由于难民逃往邻国,区域稳定因而受到影响。

我们赞同秘书长提出的静悄悄外交的战略,并敦促他尽可能利用他的影响力阻止冲突的爆发,促进争端各方之间的和平与和解。根据国家主权的原则,他将需要会员国给予合作,支持他维持和平的努力,因为在任何外交干预过程中,对于联合国和有关区域组织所应发挥的作用,有可能会出现微妙的问题。

在过去一年里,巴尔干的事件对于干预的原则、使用武力、军事执法的规模和安全理事会的作用提出了深刻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辩论已经显示出不同的视角、共识的要素和就国际法可适用原则的不同立场。近来,我们目睹一些社区为了旧怨而彼此争斗,进行种族清洗从而酿成暴行的情况。我们大家都必须继续谴责这种行径,并意识到必须采取某种行动来制止这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规范的暴行。

但是,影响国家主权和使用武力的国际法原则不应被丢在一边。我们主张采用受到国际社会信任的作法,据此,将由受托捍卫安全的多边机构采取或授权采取外交和任何所需的执法行动。安全理事会负首要责任。不应为支持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单方面行动而忽视和无视安全理事会。

尽管巴尔干的局势在过去一年占据着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但应该更多地关注非洲的局势,那已经出现了涉及种族冲突和政治动荡的更严重问题,影响了邻国并造

成了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如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所述,对非洲正在出现的冲突给予关注太少,尽管武装叛乱和国家间的冲突使许多人死亡,并造成破坏和苦难。然而,我们对发生在西非地区,影响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进程感到鼓舞。我们还必须赞扬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的工作,它在这两个饱受内部冲突摧残的国家中承担着建立和平的重任。

我们还赞赏地注意到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就大湖地区的局势所作的努力,并希望《卢萨卡协定》将构成和解与和平的基础。安哥拉的局势对该国来说仍然是一场悲剧,国际社会应继续合作支持就安盟叛乱所采取的措施,并结束这种如此长时间阻碍着该国进步的恶梦。

我们对非洲之角继续存在的问题感到难过。我们继续对在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建立和平的区域努力表示支持,并对为协助各方达成和解而制订的《非统组织框架协定》表示欢迎。我们敦促秘书长继续与存在着紧张局势的所有地区的各个方面保持密切接触以便促进和平与稳定,并培育和和解的精神,从而使非洲国家得以集中精力应付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挑战。

在中东,尽管局势仍然十分棘手,但随着和平进程的恢复和朝着解决取得进展的更为积极的气氛的出现,给人们重新带来一些希望的迹象。我们对本月早些时候签署《沙姆沙伊赫备忘录》表示欢迎并敦促各方继续推进和解,以便在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基础上寻求实现所有各方的合法权利。挑战是严峻的,解决需要政治才能和勇气。

在东南亚,东帝汶爆发的暴力已经引起了深切的忧虑。由于显然有必要确保该领土居民的安全,我们完全支持部署已在该领土上维持秩序的国际部队。现在有必要考虑下一步的措施,它将对领土的政治前途作出安排。

在我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仍然存在着一系列没有解决的领土争端,但我们期望我们地区的国家将使用现有的机制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些争端。在加勒比,我们正在作出努力,在加勒比共同体和加勒比国家联盟的范围内进一步推进一体化。这是我们在加勒比海建立一个和平与合作体制的区域努力的组成部分。在这一方面,我对我们地区仍残存着冷战政治表示担忧。继续对古巴实行禁运已成为紧张局势的来源并带有冲突的风险,这是一个令邻国尤其担忧的问题。本着我们与古

巴和美国的友好关系的精神,我们呼吁进行对话,实现关系的正常化并结束敌对和排它的政策。

小国很关心确保使和平与稳定成为世界秩序的永恒特征。由于没有军事实力,我们依靠外交和联合国及其机制和在国际上遵守捍卫和保卫那些军事上弱小者的原则。寻求加强和维持所有致力于这一努力的多边机构符合我们的利益。对在这一结构中承担着重要作用的安全理事会应给予充分的支持,以使它能够承担起责任。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办法是联合国会员国民主地参与安理会的工作,这有助于加强其效力并提高安理会在国际体系中的信誉。

牙买加支持这一进程并渴望在从明年起的两年里成为安理会成员。我们之所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希望作为一个小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我们的推动力是我们对多边主义和坚持《宪章》原则的坚定承诺,和决心就我们可能会面临的所有影响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作出审慎和平衡的判断。我们的目标是协助安全理事会有效地开展工作并坚定地采取行动。我们将寻求更广泛的成员参与安理会的协商并推动安理会在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更广泛利益范围内,公正和在充分尊重所有方面的合法利益的情况下履行其职责。

联合国在人道主义救济领域里的工作一直是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正是在这一领域,联合国的工作才对人民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和具有最切实的意义。在针对自然灾害提供紧急救援方面,情况尤其如此。近来地震、飓风、洪水和饥馑在规模和程度上不断加剧,增加了对这一制度的需求,而且明显需要维持有关机构的能力和应变准备。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支持预防灾害的各种倡议,包括强制实施严格的建筑标准、改善排水系统、交流科学知识、加强监测和使用早期警报系统,以保护我们自身,减轻损失。

在会员国拥有更大控制力和力量的领域,可以做许多事情来消除灾害。人为灾害带来了悲剧性的难民问题,或者这一问题往往是战争、迫害或政治动荡的后果。被迫逃离家园、流离失所的难民的悲惨处境令人痛心和不安,而由于邻国往往是穷国,没有办法处理大量的难民流入,情况就更加糟糕。

我们从秘书长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近来冲突中一个令人不安的作法是蓄意以平民和人道主义工作者为目标。这种对人道主义准则的蔑视是不可接受的,它引起了我们的严重关切,表明需要进一步制订适用于战争时期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

我们对经济、政治和人道主义层面世界状况的审视表明,需要作出更大努力,建立政治承诺并投入资源,以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有太多的遗留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而政治分歧和狭隘经济利益的考虑又往往损害了我们目标的统一。在全球化日益加强的时代,相互依存的现实应导致我们转向另一个方向,一个在多样化世界上追求相互尊重、宽容、理解和伙伴关系的方向,因为这些才是多边主义的真正基础。

在我们结束本世纪,进入新的千年之际,我们应当这样做,以取得更大成果。为此,我们应当协调一致,坚持我们的人道主义理想,反对人类的共同敌人:战争、贫困、人的苦难和非正义。这应当是我们的坚定决心。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波兰外交部长布罗尼亚拉夫·格雷梅克先生阁下发言。

格雷梅克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接受我对你当选为大会本届会议主席的祝贺。我们非常高兴有一位来自非洲的杰出国务活动家主持关于全球安全与发展问题的重要审议。我相信,你的个人素质以及你的外交才干将确保大会取得预期成功。波兰代表团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你履行这一重要职责。我还要感谢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主席、乌拉圭的迪迪埃·奥佩蒂先生,他在担任主席期间显示了极大的献身精神。

我们高兴地欢迎新的联合国会员国加入我们的行列:基里巴斯共和国、瑙鲁共和国和汤加王国。

我们极为专注地听取秘书长介绍他关于本组织工作情况的报告。他的有趣和极具感染力的想法将指导我们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的全过程。请允许我向秘书长保证,我们完全尊重和支持他的所有努力。

在我今天的发言中,我要集中讲三个问题,我认为这些是本组织讨论中的核心。这些问题是,第一,人的自由,尤其是反思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原则的问题;第二,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安全体系面临的挑战;第三,通过加强国际合作解决全球化暴露的种种矛盾。

最近,我们在科索沃目睹了种族仇恨令人痛心的新表现。武装冲突再次震撼了北高加索。东帝汶是不宽容和愚蠢的暴力的又一个例子。我们向暴力的受害者致意。但所有受危机冲击的地区的人民期待我们做更多事情,而不仅仅是口称同情。

我们应当向自己提出一些问题:对这些新近爆发的冲突是否可以预防?是否存在阻止未来冲突的政治意愿?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应当做些什么,将我们的政治承

诺化为具体和有效的行动?应当如何改善国际关系体系,使人民能够希望他们在面对种族灭绝和迫害时,不至于束手无策?

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安全体系孕育于世界大战浩劫的教训中,而世界大战则始于公然侵犯国家主权。为应付这一现实,国际法和国际机构体系正确地采取对策,使这些国家带有安全感,并预防国家间冲突。但今天的大多数冲突,都是国家间性质的冲突。冲突源于侵犯人权、社会紧张局势或国家结构的崩溃。我们是否能够单凭现有的概念和观念应付新的挑战?

我们认识到,绝对主权和完全不干预已站不住脚。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的主权利。我们了解到,不允许重新出现的是像过去发生在卢旺达那种不能令人接受的无动于衷。卢旺达的情况表明了如果1999年我们不进行干预,科索沃就会是卢旺达那种结果。科索沃表明,如果1994年我们进行了干预,卢旺达就可能是科索沃这种结果。责任的重担实在太沉重,教训是显而易见的。

同时,我们应该遵循我们对所有种族群体的责任都一样的原则。在科索沃,塞尔维亚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种族清洗已经停止并被扭转,但我们现在看到,在科索沃,塞尔维亚人和罗姆人的存在却又受到威胁。

在本10年里,国际社会通过行动——最近在科索沃和东帝汶——认识到为阻止有计划侵犯人权的恶劣行为而采取行动的普遍政治和道义上的必要性。

这种认识,姑且不论国家间和国内冲突的区别,反映了《联合国宪章》的精神。

事实上,联合国系统的中心人物应该是人,是他或她和平生存、享受个人自由以及体面存在和尊严的权利。当人的生命和自由受到攻击,当个人权利被严重侵犯时,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和漠不关心: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采取行动的必要性提出了采取行动的权利问题。我们承认不能用主权的屏障掩饰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侵犯并使之合法化。主权不能意味着可以实行种族灭绝和侵犯人权而不受惩罚。

让我们都记住,联合国的一个根本目标依然是

“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

但是,人与人权的首要地位必须充分地反映在国际法的运用上。这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首先是因为,在对人权虚伪地讲些空口应酬话的背后,有出于维持政权的原因削弱和限制人权的许多例子。其次是因为,进行干预的法律架构——这一架构应该确保能够采取迅速和有效的行动——常常被任意和主观的解释所歪曲。

一方面,不应该将人道主义干预的旗帜作为从外部实行政治控制和支配的藉口。我们要使主权的屏障能够被人们逾越,但不是为了一切目的。另一方面,必须公平和前后一致地运用人道主义干预的原则,以避免双重标准。

因此,国际法的发展应该维护这样一个基本真理,即:只有在人类自由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国际关系的可持续、持久和安全的秩序。

国际关系中团结的原则的重要性应该增强,因为这一原则也是联合国使命有效与否的关键。

为了普遍尊重人权而采取行动,与此同时维护主权概念的必要内容,提出了人道主义干预的最佳战略这一问题。我们不得不认为,武力干预是最后手段的一种工具。更好的是尽早进行合作形式的参与,纠正引起关注的那些做法。毫无疑问,武装干预是合作形式的办法失败的一个迹象。

我们全力支持促进新的预防文化的努力。这种哲学的基础应该是普遍承认会员国在人权领域所作国际承诺在侵犯人权行为恶化以至成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之前,也是引起其他会员国直接的正当关切的问题。人权并不仅仅属于会员国的内政。

大会本届会议将把我们带入2000年。愿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日子激励我们深入思考联合国的使命,使千年首脑会议成为真正有意义的事件。在下个千年前夕,世界仍然需要联合国,而联合国需要新的眼光。面对更多新的苛刻挑战,我们认为,应付这些挑战需要整个国际社会共同的协调努力。联合国需要会员国更坚定地对《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出承诺。

让我们反思联合国的智慧和规范的起源,从而为联合国找到新的力量。与一些人的断言相反,我们认为,《宪章》根本中心思想并没有过时。例如,关于《宪章》第七章,我们注意到今天的冲突许多都是地区性的冲突。正因为如此,应该进一步探讨联合国和区域安全需要之间的关系。

比较靠近事件发生地并在区域稳定中具有更多利害关系的行为者,有可能是那些愿意以更多大决心、比较迅速作出反应的行为者。正因为如此,波兰支持增加区域组织在预防冲突和管理危机方面的责任。在存在这种组织而且这些组织拥有必要潜力的地区,它们应更积极地参与解决实质性问题。如何建设性地利用这些组织的一个适当的例子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因此,有效利用辅助原则的关键是安全理事会和区域组织之间更紧密的政治和业务合作。

关于联合国改革的辩论已进行了几年。联合国50周年促进了这一讨论,形成了对变革必要的普遍理解。由于秘书长的不懈努力,许多变革已经实施。但是,这一进程应该加深并加快。安全理事会就是一个例子。

被赋予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主要责任的安全理事会,有时发现很难在发生国内或地方武装冲突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甚至在这些情况有可能危险地蔓延时也是如此。不论是出于广意的意识形态动机,还是出于狭隘的国家利益,会员国都可能阻止作出亟需的决定,并对某些区域的安全产生有害的影响。我们如何消除阻挠安全理事会履行其职责的情况呢?我们如何提高安全理事会的效率,并把效率与加强代表性结合起来呢?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已拖延多时:让我们作出坚定的努力。让我们重新思考如何加强安理会的权威,排除个别国家无视其决定或错误执行其决定的可能性。

(以法语发言)

几星期前,两个非洲青年冻死在从科纳克里飞往布魯塞尔的途中。他们因没有机票而藏在飞机的起落架上。他们留下了一封写给欧洲人民和政治家的感人的恳求信,这封信在这大厅里已被引用过。鉴于这封恳求信的特殊性质,我想再次加以引用。他们写道:

“帮助我们……。我们在非洲正在遭受最大苦难……。我们有战争、疾病,我们没有食物……。我们希望受教育,我们求你们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学习,并在非洲成为象你们一样的人。”

再没有比孩子们写下的这些绝望的话更能打动人心和人的良知。

对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失误、人民和社会面对的威胁和没有前途,我们必须找到适当的解决办法,并考虑必须改变现有的国际合作框架。沮丧和缺少社会行动引起冲突和不稳定。我们必须考虑如何使我们的社会和

经济计划与新的预防文化这个总的当务之急结合起来。

波兰准备参与这些努力,目的是建立一个以这些原则为基础的世界。然而,我们资源有限。我国刚刚摆脱共产主义制度及其中央计划和浪费以及管理不善所引起的经济大危机时期。即使如此,我们目前正在建立一个复杂而有效的合作系统,它将显示我们对消除贫困活动的承诺。同时,我们准备与其他国家分享我们在过去十年转型过程中从改革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中获得的发展经验。

全球化必须是一个有人情味的进程。必须把某些基本原则更好地纳入发展机制:尤其是声援;战胜边缘化;责任和机会平等。战胜边缘化是指尚未从全球化中获益的最不发达国家。责任是指各国政府有责任执行各项善政的政策,尊重人权,并明白全世界所有人民的福利与其本国的福利一样重要。机会平等是指为最穷的人和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提供机会。声援是指一起面对我们共同的挑战,即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环境威胁、自然灾害和艾滋病。遗憾的是,我们仍有许多事情要做,才能实现这些目标。199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的《人的发展报告》对社会破坏和人类安全所面临的威胁提供了新的令人震惊的证据。我刚才提到的挑战只是一个更普遍问题的一部分:我们如何能对世界的新现实作出反应?并未对全球政策作出充分的修改,以应付不能用传统外交手段解决的越来越多的复杂矛盾的现象。制订政策的过程仍基本上是各个国家单独的工作,而我们面临的挑战却需要在全球一级进行创造性的合作。就是出于这一原因,各国政府必须进一步把国际合作的思想纳入其国家政策,同时避免独裁主义的诱惑。然而,这突出了急需修正和加强我们在制订全球政策方面的体制安排,尤其是在贸易、金融和环境等最复杂问题方面。

国际合作必须对民间社会的其他行动者更加开放,体现出丰富的关系网络。一些国家正在重新评估其国家政策,使其社会民主化,使国民经济私有化,并下放经济和政治权力,但在国际一级,广泛地说,我们仍把自己局限于传统的政府间行动。联合国必须促进积极的国际合作,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各部门借此一起采取行动,以实现共同的目标。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秘书长提出的“发展伙伴”倡议。通过脱离通常的做法,公司部门、政府代表和企业界及知识界能够更积极地参与解决各种复杂的发展问题。

(以英语发言)

我目睹了20世纪带给我们的暴行和巨大进步,我以非常乐观的态度看待即将来临的新世纪。持这种乐观态度的理由首先是各国和各国人民的解放、民主化浪潮、遍及世界的市场改革和对人权理想的普遍理解。生活在任意逮捕、酷刑或更遭情况的日常恐惧中的人减少了。我也满怀希望地盼望新世纪,因为我看到了巩固这些新成就的普遍意愿。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总统马拉姆·巴凯·桑哈先生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总统讲话。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总统马拉姆·巴凯·桑哈先生在陪同下走进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总统马拉姆·巴凯·桑哈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在大会讲话。

桑哈总统(以葡萄牙语发言;法文本由代表团提供):主席先生,几内亚比绍对你担任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主席感到高兴。你这样杰出的非洲外交家获得一致推选担任这个职务证明本组织会员国深信在你的清醒领导下我们的工作肯定获得成功。你的当选也是秘书长科菲·安南致力于和平事业的具体表现,对纳米比亚在国际建设和平方面重要贡献的承认。我们还感谢你的前任迪迪埃·奥佩蒂,他在第五十三届会议期间履行其职责时显示了极大敏感和技巧。

我还谨代表几内亚比绍人民和我本人感谢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为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作的努力。

几内亚比绍还欢迎联合国新的会员国——基里巴斯、瑙鲁和汤加,我们打算同它们保持友谊与合作关系。

在新的千年前夕,非洲正在经历越来越多威胁区域和平与稳定的武装冲突。令人遗憾的是,西非未能免遭这种灾祸。从利比里亚危机到塞拉利昂危机,不用说几内亚比绍,本区域不时遭受多种起因的自相残杀暴力的折磨。

在我国,政治和军事危机根源包括国家没有效力和丧失权威;管理不当;侵犯人权情况;不遵守主权机构之

间分权的原则;腐败和生活条件恶化;曾为自由和家园而战的人完全沮丧和失望。

1998年6月7日的事件是这些问题的直接结果。不幸的是,同每个冲突情况一样,这场危机也导致了人民的悲惨局势,包括丧生,大批难民流入邻国,许多人流离失所,不用说我国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遭受的破坏。

在经历了战争恐惧之后,几内亚比绍人民今天比以往更强烈地渴望在和平与安全中生活,对未来抱有希望,充分享受基本权利。几内亚比绍还希望巩固其统一并促进和平文化和民族和解,其基础是正确治理和法治的多元化民主。

我们决心促进并保护人的尊严,使人能够和睦地发展。在这方面,我们高兴地注意到最近在几内亚比绍召开了促进我国人民和解与团结的会议。这项规模罕见的活动在民族和平与和解方面提高了我国公民的意识并动员了他们,民族和平与和解是国内安全和社会经济进步的先决条件。

这次会议还得到,除其他外,瑞典、荷兰和联合国秘书长代表的直接支持。几内亚比绍所有重要组成部分参加了会议,包括政党、非政府组织、政府、军人政权以及我国旅居国外的国民。

我们借此机会申明,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努力巩固几内亚比绍正在出现的民主,基于我们人民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念以及《联合国宪章》和非洲统一组织章程所规定的友好关系原则,以便在我国实现持久和平。

在这方面,我们将于11月28日举行立法和总统选举,选举之前进行人口普查和候选人登记。我们谨在大会面前重申我们决心按计划举行选举,尽管我们的一些发展伙伴对5月4日和5日日内瓦圆桌会议上作出的承诺反应缓慢。

我们还谨衷心感谢瑞典、葡萄牙和荷兰及时地履行其承诺。

我们借此机会紧急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几内亚比绍努力恢复宪政秩序,这是恢复与其发展伙伴的正常合作关系的先决条件。

还必须强调我们与本次区域各国人民,尤其是塞内加尔十分积极的关系,我们希望加强与几内亚共和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从而协助巩固本次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尽管我们在争取人类尊严和自由的斗争中取得了进步,但大多数人生活在集体良知无法接受的有辱人格

的条件中。这种局势是违反联合国道德和政治价值观念的私利造成的。东帝汶是这方面的例子。

关于东帝汶问题,我们对这样一个事实深感关切,即在进行了其结果有利于毛贝雷人民的全民协商后,我们看到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暴力行为,完全不符合5月5日印度尼西亚、葡萄牙和联合国之间达成的协定。我们对英勇面对印度尼西亚民兵种族灭绝行为的东帝汶人民表示兄弟般的声援。我们谴责这些行为,并要求尊重在今年8月30日全民协商中表达的自决愿望。我们对国际社会为这片领土上恢复和平与安全而采取的(虽然晚了一些)有力行动表示欢迎。我们呼吁加强这些努力,并呼吁为重建受到残酷摧毁的东帝汶提供技术、物资和财政援助。

几内亚比绍支持国际社会、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不断地谋求和平解决影响着我们这个大陆的各种问题。在这方面,我国十分关切安哥拉的局势。内战已给安哥拉大多数人民带来巨大痛苦,尤其是那些最易受到伤害的人。国际社会必须对这种局势采取有力的行动,以便在这个邻国恢复持久和平。几内亚比绍要求安盟无条件地遵守《卢萨卡议定书》,以便在这个兄弟国家结束这场旷日持久和痛苦的冲突。

在中东,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进程最应受到我们的注意。在这方面,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的推动下,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积极的发展。

在拉丁美洲,我们希望将很快取消对古巴的经济和贸易禁运。我们认为,国际社会注重实际的态度必须占主导地位,以使古巴人民不再遭受他们在继续遭受的苦难。

诚然,和平与安全是社会和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但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是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基础之一,这也是同样正确的。然而,追求这些目标的一个障碍是我们国家的外债。这就是为什么外债负担是几内亚比绍始终关心的一个事项。在这方面,我们对负债沉重的穷国(多债国)倡议表示欢迎。我们还对最近在科隆举行的七国首脑会议上作出的决定表示欢迎。

我们谨借此机会热情赞扬在我国工作的联合国系统的所有组织,它们不仅为巩固民族和平与和解、并且为减轻我国人民的痛苦作出巨大贡献。我们还欢迎作

出这样一项决定,即任命塞缪尔·纳纳-辛凯姆先生为秘书长特别代表,领导联合国几内亚比绍建设和平支助办事处,我国人民高度赞赏这个办事处进行的活动。

我们相信,我们已经足够明确地表明,我们决心在1999年11月28日这个预定日期举行选举。然而,我们知道民主不止于选举。因此,支助几内亚比绍特别紧急方案是绝对必要的,才能确保民主成果不可逆转,给我国的持续发展一个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借此机会再次呼吁国际社会不仅关心选举,并且支持几内亚比绍为建设未来作出的坚定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总统刚才的讲话。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总统马拉木·巴采·桑哈先生在陪同下走出大会堂。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新西兰外交和贸易部部长唐纳德·麦金农阁下发言。

麦金农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祝贺你,纳米比亚外交部长,当选大会本届会议主席。我当然回想起去年在贵国我同你和贵国总统的会晤。

我还谨对联合国的三个新成员——基里巴斯、瑙鲁和汤加——表示欢迎,这三个国家都是与新西兰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和邻国。我相信,它们对联合国表示的信念在今后几年中不会落空,我当然期待着与它们密切合作。

在这个大会发言时,特别是作为一个较小的会员国的代表发言时,人们会想到联合国必须在国际关系中维持基本的衡量标准。确实,这是所有会员国都有义务承认的一个事实。此外,对所有需要和依靠国际法来取代无法无天状况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项健全的政策。在这个时候重申这一点特别重要。联合国集体安全框架同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上的合作以及促进尊重人权一道是《宪章》最根本的要素之一,它在二十世纪的这个最后一年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峻的考验。

武装冲突,其中许多是国内冲突和种族问题引起的冲突,继续对国际社会构成严重的道义挑战,它们很可能对可预见的未来也构成挑战。安全理事会对这些问题作出的反应并非总能加强我们对本组织的信任。

秘书长在这次辩论开始时讲话中谈到必须兼顾国际法制和捍卫人权的效力,他这样说非常及时。新西兰十分信任联合国: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最易受伤害的人受到暴力和非人道的行为侵犯的证据、并且得知安全理事会不能够就采取集体行动达成一致意见时,我们感到忧虑,不知道我们信任安全理事会是否是正确的。一个失去了人民信任的安理会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安理会。

我想对大会谈一谈今年安理会面临的两项极其严重的挑战:科索沃和东帝汶。这两项挑战都突出表明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的重要性。

在东帝汶,在哈比比总统向东帝汶人民提出了有勇气的建议后,安全理事会采取了迅速和有效的行动,开始了民众协商进程。公民投票——这是具有高度献身精神的国际和当地联合国工作人员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举行的,他们所有人应受到赞扬——引人注目地和无可辩驳地表达了东帝汶人民的意愿。这是自公民投票以来国际社会所作出反应的根本基础。

投票后事件之悲惨令人惊骇,理所当然地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向雅加达和帝力派出由安贾巴大使率领的联合国特派团是处理这种令人痛心的局势的一个关键步骤。在奥克兰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理事会领导人会议上,与会的所有国家代表以及代表欧洲联盟的英国外交大臣作出的努力加强了秘书长的敦促,即印度尼西亚接受提供国际援助的提议。这种援助越早越好。

新西兰自豪地与来自这个区域以及更远区域的其他国家的部队一道,成为向现在澳大利亚领导下在东帝汶活动的联合国授权的多国部队派遣部队的国家。我们新西兰士兵现就驻扎在东帝汶。我们还准备参加安全理事会第1264(1999)号决议中设想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我们促请安理会迅速采取行动确定这次行动——下一个星期并不嫌早,这次行动将是联合国在东帝汶的过渡管理的一部分。我们正在协助人道主义机构的工作,向东帝汶几十万流离失所的老百姓提供支助;应该迅速遣返目前住在西帝汶的人。新西兰赞同这样的意见,即对在东帝汶犯下危害人类的罪行负有责任者应受到惩罚。现在最主要的目标必须是实施8月30日投票的结果,以及使东帝汶向独立过渡。显然,在为东帝汶的未来奠定基础时,联合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织。

人们不可避免地要把东帝汶与科索沃作比较。在科索沃,世界看到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但安全理事会却

无法采取行动。新西兰认为,试图制止涉及种族灭绝和最严重的危害人类罪的人道主义灾难的集体行为决不应受到否决权的阻挠。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安全理事会就丧失了它的信誉及其重要性。我无需重申,新西兰继续反对否决权,自1945年旧金山会议以来就一直这样表示。国家利益会影响到成员们在安全理事会如何投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决不能接收五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某种狭隘利益能够推翻显然是大多数成员的意志。

安全理事会通过第6月10日的第1244(1999)号决议,使国际社会能赞同对科索沃冲突进行政治解决,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大多数地区人民无疑欣慰地对此表示欢迎。这项决议证明,如果还需要任何证明的话,正如在东帝汶一样,联合国仍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织。秘书长当时说过,这项决议还为前面的任务奠定了稳固的法律基础,他指出前面的任务是艰巨的任务。现正在科索沃默默无闻地工作的联合国和专门机构具有献身精神的工作人员所作出的贡献应受到我们的赞扬。

科索沃和东帝汶都使安全理事会受到考验。它们以各自的方式考验本组织在面对严重困难时采取有效行动的能力。世界决不能再次看到出现诸如科索沃那样的恐怖事件而安全理事会却无所作为。东帝汶的事件表明,只要具有意志安全理事会就能够迅速和有效地采取行动。这要成为可能,坚定不移地支持作为《联合国宪章》基础的人道主义理想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通过表明了这样的决心。国际社会现在必须通过签署和早日批准该《规约》来履行它的诺言。

我们都知道,联合国还必须处理在整个非洲出现的各种各样并且有时是相互关联的冲突的紧迫任务,这些冲突当然造成了可怕后果。例如,谁能忘记我们在塞拉利昂看到的暴行?然而,直至最近,安理会的反应却很冷淡。安全理事会的信誉再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是否认为它能公平地处理所有危机,而无论这些危机是发生在那里,无论有线电视新闻网是否在播报。

但在去年很大一部分时间里,我们看到安理会在消除伊拉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重要问题上几乎陷于瘫痪。同时,这种对区域可能是非常严重的威胁仍然得不到解决。其理由再次是,常任理事国之间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分歧,它们可以用否决权阻挠任何行动。这种情况再也不能被人们接受。

最近在我们四周区域发生的事件再次加强了我们对集体行动重要性的认识。在这里,联合国表现出它能够对支持区域发动的布干维尔岛(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部分)的和平进程的不同要求、对评价动乱对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所造成需要的要求采取行动。

联合国必须能够有效地采取对策。小国和易受伤害的国家特别需要对联合国的信任,在困难时候联合国或许是它们唯一的希望。因此,我对显然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感到关切,即已逐渐不再通过分摊会费为维持和平行动提供经费,而是日益依靠自愿捐款。这无疑对作为本组织核心的集体负责构成了一种威胁。从实际上来看,那些不能吸引捐助者支助的区域就得不到它作为联合国会员国应得到的支持。必须立即扭转这种趋势,必须通过会费平等地为所有行动提供资金。

此外,去年我在这里说过,应缴纳会费最多的国家拖欠对维持和平行动和经常预算的缴款,这继续向本组织投下了长长的阴影。拖欠缴款以及极其缓慢地向部队派遣国支付款项影响到我们所有人,可能严重地限制向紧迫的维持和平需要提供支助的国家的能力。我再次呼吁那些不履行其义务的国家及时、全额、以及当然毫无条件地支付缴款。

安全理事会的改革继续是我们议程上最重要的项目之一。今年已取得了进一步的有益进展。扩大安理会的问题仍然是复杂的,但我们认为有些时候在改革安理会的工作方法和限制否决权这两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有着广泛的一致意见。今年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与安全理事会有关的其他事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中也明确地确认否决权问题与扩大安理会问题之间的联系。

关于更公平地分配席位的任务,我相信,只要联合国的区域集团继续反映1960年代的政治地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在其它军事论坛上,例如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方面,则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和远为更合理的安排。目前在纽约这儿的制度固定了在席位分配方面很大的差异。能够做出重要贡献的小国往往处于严重不利地位,尤其是区域集团内的政治集团在选举问题上密切合作时。

因此,我谨表示我赞同斐济和萨摩亚总理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表示的意见,他们早先在辩论中谈到必须改变结构。改变区域集团的结构可能是安全理事会全面改革计划的关键。

新西兰仍然期待着有一天我们能在这里纽约加入一个区域集团,这个集团包括我们亚洲-太平洋邻国。同时,我们将继续在我们区域内建立联系,并发展我们有共同理解的许多领域。

大会的长处之一是给予每一个成员平等地位。所有成员,不论大小,不论穷富,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每个成员都有一个投票权。我们所有国家都必须时时为了达成共同谅解而克制追求我们自己国家目标的野心。我们尊重每一个成员的观点。过去几天举行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特别会议是一个这样做的非常好的机会。新西兰坚定地承诺本着五年前在巴巴多斯设想的目标与伙伴关系精神帮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特别会议的所有与会者都重申它们全面执行《巴巴多斯行动纲领》的承诺。

4月,以我的同事尊敬的西蒙·厄普顿为代表的新西兰荣幸地主持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七届会议。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我们能够帮助使辩论重新充满活力,并围绕着必须以更协调一致的方式来管理世界各海洋以及必须不断地认识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和特殊需要这些问题达成了共识。

委员会面临努力执行《21世纪议程》的巨大挑战。我们作为一个世界在环境战线面临的其他两项严峻挑战是,至少部分是由人类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全球气候变化构成的威胁,以及必须对国际贸易和环境问题始终采取一种以合理的科学分析以及商定的规则和程序为其基础的方法。十分重要的是,我们应继续齐心协力地采取行动来应付这些国际挑战。

进行国际合作来处理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问题是、并将永远是《联合国宪章》的基石之一。过去十年中官方发展援助大量减少使许多会员国深感关切。在这方面,我关切地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的核心资源在过去五年里大量减少,以致于使其普遍性受到威胁。我赞扬新任署长正在努力扭转这种趋势,使开发计划署建立在更可靠的基础上,有更明确的优先秩序。

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有了很大增加。然而,有这样一种趋势,即这些投资高度集中于投资前景最光明的少数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易受冲击,很容易落在边缘地位。官方发展援助是在诸如教育等部门帮助建立国家能力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以使这些国家能够获益于不可阻挡的全球化现象。我看到为新西兰官方发展援助筹资的努力加强了,自1992年的里约首脑会议

以来增加了大约40%,我作为新西兰外交部长自然对此特别感到自豪。

我还对正在采取积极步骤为发展倡议以及为减轻债务倡议提供资金表示欢迎。最重要的是,我们继续会员国之间的对话以及同国际金融机构的对话,以确保有一个更坚实的基础来应付国际发展的挑战。

去年,我提到联合国在形成和推动全球化方面以及在为世界贸易创造机会方面必须发挥的重要作用。今年早些时候,在西雅图,我期待着将发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这显然将提供一个论坛,在那里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按规则行事的贸易制度。这些谈判在促进所有国家的发展前景方面以及在促进最不发达国家融入全球体系方面所起的作用将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在本组织进行的许多级别的讨论将有助于增进我们的人民对全球贸易议程的价值和目的的了解,加强他们获益于这个议程的能力。然而,我谨强调主要的贸易伙伴继续发挥领导作用的重要性。富裕的经济国家采取贸易限制和扭曲做法在更广泛的辩论中给它们的道义权威造成很大损害。

新西兰仍然十分重视看到所有国家共同努力建设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因此,去年我们是被称为新议程的决议的共同提案国之一,这项决议呼吁在消除武器方面取得更快的进展。今年共同提案国将再次提出这项决议,我们促请所有国家仔细予以研究。

一星期后将在维也纳举行促进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大会,我谨促请所有尚未批准这项条约的国家批准该条约,以使它能毫不延误地生效。

加强联合国对新西兰来说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目标。我借此机会赞扬秘书长开始进行向前看的管理改革。这些改革极大地改善了高级管理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在整个秘书处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改进本组织计划其方案和支出的方式是下一个关键步骤,在这方面已在展开工作。在编制预算时必须更多地注重结果,以便促进以最佳方式使用本组织的资源,从而给会员国带来最大的惠益。

今年是日内瓦公约五十周年,去年我们纪念《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周年。过去几个月中的事件表明,《世界人权宣言》中体现的价值观念和原则受到的挑战仍然十分严峻。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新西兰继续把联合国看作为我们所有人民的利益共同保护和促进我们根据《世界人权宣言》恪守的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国际努力的中心。

明年,联合国将举行千年首脑会议。这一象征性的活动将为各会员国提供极好的机会,重申它们对这一伟大组织的理想的承诺。由于认识到我们迄今为止的集体成绩很脆弱,并认识到为未来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具有关键的重要意义,我吁请所有会员国利用千年首脑会议提供给我们的机会,进行公开的建设性对话,带着对《宪章》载明的有远见的原则重新作出的明确承诺,跨入下一个千年。

自从我1991年以新西兰外交部长的身份第一次向本机构发言以来,9年已经过去了。对于联合国,特别是对于安全理事会来说,这是一个动荡的时期。在冷战之后,各种问题的数目成倍增加;世界对联合国提供些什么的期望高出了可能的水平;而要求得到的各种解决办法需要有果断精神、决心、机智、理解和想象力。对联合国的要求不会减少,但每一年必须见到比过去更好的成绩。然而,由于这一次很可能是我向本机构的最后一次发言,因此我要感谢所有的联合国官员和维持和平人员;那些我在这里纽约见到的人;在柬埔寨和索马里见到的人、在莫桑比克见到的人;在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见到的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当然现在在东帝汶见到的人。我感谢他们作出了持续的、但往往是未得到颂扬的英勇努力。人们十分感谢他们。

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我请突尼斯外交部长赛义德·本·穆斯塔法先生阁下发言。

本·穆斯塔法先生(突尼斯)(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最热烈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主席。我无疑认为,你长期的外交经验以及对国际关系的渊博知识,将使你能指导本届会议的工作取得圆满成功。你的当选是国际社会对你个人和对贵国纳米比亚的赞扬的象征,因为纳米比亚以其声望著名于非洲和世界。突尼斯在兄弟的纳米比亚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成功斗争中与他们站在一起。它为它与贵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感到自豪,并期待为了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而进一步加强和发展这些关系。

请允许我利用这一机会表示我们衷心感谢你的前任迪迪埃·奥佩蒂先生在他担任第五十三届会议主席期间作出了宝贵的努力,并感谢他以明智的方式主持了大会工作,因为这种方式对审议工作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我还要借此机会,表示我们十分感谢秘书长在推动和加强世界各地和平谈判解决冲突和危机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我们赞扬他全心全意地提高秘书处的效能

和效率,并加强本组织在满足人类争取进步、安全与和平的愿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我要表示突尼斯祝贺瑙鲁共和国、基里巴斯共和国和汤加王国被接纳加入本组织。

本届会议的特点是在一个十年行将结束时举行的,这一个以结束冷战的前景为开端,它目睹出现了旨在避免再次出现过去错误和危机的各种新概念和面向未来的远见,它还旨在建立一个以安全、和平、合作和稳定为基础的新的世界秩序。尽管这个新时代的早期阶段明显地表现出乐观精神,但随后的各种事态发展迫使国际社会对刚刚过去的时期进行全面回顾,以便解决当今世界的各种困难和问题。

当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时在本届会议期间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极好的机会来讨论和交流关于各种可能方法的观点,修正我们在过去几年中采取的方法,并查明它的各种弱点和缺陷。然后我们必须确定一种经过更新的方法,使后代有能力适应,克服障碍,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并确保全体人类的福祉和繁荣。

我们在这种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经过更新的方法框架内想到三大主题。第一,已在对裁军及其在世界上的作用的态度方面发生的变化。第二,日益需要更加重视解决区域性争端。第三,在全球范围内将经济和社会发展变成和平与安全的基石之一。尽管国际社会在这三个领域中已取得极大的进展,但我们依然要进行很多工作,才能实现一种质的转变的目标,使我们得以保障所有人和后代的安全与安宁。

我们的世界拥有各种武器、特别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其中最主要是核武器的巨大武库。我们认为,极其重要的是各核大国迅速采取措施来销毁这些武器,这特别是因为就长期而言,现有的不扩散制度有着各种限制,也由于不可能将不扩散视为可在今后取代完全拆除和销毁所有核武器并禁止使用这些武器。

我们认为,在我们更接近二十一世纪时,国际社会有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机会来实现这一崇高目标,或至少缔结一项核裁军协议。在为朝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向努力时,极其重要的是确保无核武器国家不因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而使它们的安全和领土完整受到侵犯。必须考虑的事实是,无核武器国家构成会员国的压倒性多数,而且它们已自由地选择不拥有核武器。

在这方面,我们要处理裁军的另一个方面:小型武器。我们都知道,小型武器可具有多大的破坏力。突尼

斯支持所有旨在制止扩散和贩运小型武器的国际努力。

突尼斯遵守所有的裁军条约和公约,它重申对各项裁军目标的完全承诺,并重申它决心继续在各种不同的论坛上,特别是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为实现这些目标作出贡献。在裁军谈判会议于今年8月决定接纳五个新国家以扩大其成员数目之后,突尼斯最近荣幸地参加了该会议。

在执行《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渥太华公约》的过程中,突尼斯在1999年6月29日由联合国驻突尼斯代表出席的一次正式仪式中销毁了大量地雷。我们希望,《公约》所有缔约方都参加《公约》的进程,使《公约》的目标得以实现,并按照《公约》第7条提高透明度。

世界许多地区爆发并持续存在冲突,迫使本组织不断准备好担负起它的责任,并发挥《宪章》赋予它的在这方面的作用。我们认为,旨在巩固预防性外交、集体安全、和平解决冲突和坚持国际法制的各种努力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础,应予以进一步支持。

但是,尽管本组织在这一领域内获得了许多成功,但仍然存在许多紧张局势和战争的温床,如要抑制这些温床并防止它们扩散,就需要更多的协调与合作。在这方面,我要谈谈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问题。这是一个敏感而棘手的问题。我们认为,它需要有一种彻底、深刻的分析,这种分析应考虑到它所有的方面,特别是与以下两点有关的方面:第一,国家主权,以及维护作为《联合国宪章》载明的国际关系基本因素的一种自然权利的这种国家主权的必要性;第二,在冲突时期按照国际团结的原则拯救平民生命的必要性。

人们要求本组织所有会员国考虑这些原则的所有影响作用,以便就这一问题达成共识,并以认真、平衡的方式参与关于这一问题的辩论。这种辩论不应限于安全理事会,而是也应涉及大会。

关系到非洲大陆面临的安全问题的各种问题,应依然成为我们的首要优先。这些问题如要得到解决,就需要得到国际社会有力的物质和财政支持。非洲则已将解决内部争端的问题作为其最高优先。非洲统一组织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机制已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自该机制建立以来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这些成果反映了非洲国家决心在与联合国充分协调下,首先依靠其本身的能力来解决威胁着非洲大陆安全的各种问题。鉴于其重要性,该机制需要得到国际社会更有

力的财政和技术支助,因为这将有助于提高它发展其效能和效率的能力。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强调作为持久安全基本保障因素的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事实上,没有可持续发展就不能有稳定。尽管非洲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内已作出了旨在改善其人民处境的不懈努力,但依然存在着许多困难,妨碍了许多国家执行它们的发展方案。

已变得十分紧迫的是,非洲大陆应根据其国家优先事项获得有力、持续的支助。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召开会议来讨论非洲局势并采取后续行动的主动行动,证明了对处理非洲问题必要性的认识正在日益提高和巩固。在赞扬这一做法的同时,我们必须强调需要制定一些非洲的伙伴能以有效的方式将其变成具体现实的切实可行的计划。

我们赞扬联合国、联合国专门机构以及布雷顿森林机构旨在促进非洲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倡议。但是,我们认为要使这些倡议获得成功,就必须确保联合国的倡议与捐助国提出的倡议之间有所协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期待采用一些切实可行的主动行动,这些行动应符合秘书长报告中提出的关于非洲冲突的起因和促进可持续和平与发展的各项建议,特别是关于债务问题的建议。

在突尼斯,我们认识到各经济和地缘集团在当今世界对付全球化提出的挑战方面以及在适应不断的重要变化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种认识促使我们与我们在马格里布国家的兄弟们共同努力,来完成建立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的工作,而这件工作依然是一种战略性的、坚定的选择,而且它代表着本区域人民实现繁荣、安全和一体化的愿望。这种选择现在更为迫切,因为我国正在努力建立一种欧洲——地中海空间,以此作为所有地中海国家之间合作的框架,作为其各国人民之间团结的框架,并作为以我们都对其信仰的崇高的价值观和高度的原则为基础的文化和会对话的框架。

关于冲突已在那里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中东,尽管国际社会特别是自1970年代初以来已作出了种种努力,但该区域各国人民甚至是全世界都珍视的和平依然面临着重重困难。毫无疑问,要巩固稳定和坚实的基础,并使各方将其资源和精力专用于它们国家的发展努力,并确保其人民的福利,公正、持久的和平是唯一的办法。

突尼斯满意地注视着《沙姆沙伊赫备忘录》的签署所产生的新的事态发展,该备忘录为重新启动和平进程并忠实、充分地执行所有的协议和承诺创造了令人

鼓舞的新气氛。我们希望最终地位谈判将导致解决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是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尤其是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家的权利。

基于这一支持和平进程的坚定原则立场,并迫切希望看到和平进程在所有的轨道上获得成功,突尼斯坚持认为重要的是从其停止的地方重新开始关于叙利亚和黎巴嫩轨道的谈判,而且以色列必须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并根据以土地换取和平的原则,完全地、无条件地撤出南黎巴嫩和叙利亚戈兰高地。占领与和平不能共存。

关于洛克比问题,突尼斯对最近的积极事态发展表示满意,它以及其他有善意的各方都对此作出了贡献。它还重申要求尽快并最终解除对兄弟的利比亚人民实施的禁运。

关于伊拉克问题,突尼斯重申它要求在国际决议的范围内予以和平解决。它还要求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结束伊拉克人民的苦难,从而可将该区域各国人民所有的努力引向发展与促进稳定的方向。因此,要求遵守国际法制的突尼斯表示希望,将按照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很快找到一种办法来解决因这场悲剧所产生的各种人道主义问题,特别是科威特战俘和失踪人员的问题。

关于大通布、小通布和阿布穆萨三岛的问题,突尼斯重申它支持通过直接对话,或如在不可能进行直接对话时将此问题提交国际法院的办法,以和平手段解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伊朗之间的这一争端。

在世界的另一个区域,国际社会已在近几个月内将其注意力集中在另一个重要问题,即东帝汶问题之上。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1264(1999)号决议,并希望该决议的执行将使东帝汶人民实现自决,并将同时维持该区域的安全和维护印度尼西亚的主权和完整。我们赞扬印度尼西亚有胆识地对东帝汶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愿望作出了反应。我们认为,只有在涉及有关各方的和解的气氛中,并在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赞同下,才能使这一问题获得最终解决。

成为本世纪末特点的最重要现象之一,是在我们社会生活各方面占支配地位的日益发展的全球化。尽管它在经济发展的领域内创造了各种新的机会,但如果不加以控制,就很可能进一步扰乱国际关系和发展计划。国际社会必须认真、坚定地对付全球化所造成的挑战。这需要各方都表现出更强的政治意愿,并履行已

作出的所有承诺,特别是在联合国各次重要会议上作出的承诺。

我们认为,贯彻和执行国际会议的建议极其重要。在这方面,我们要对将于6月分别在纽约和日内瓦举行的审查和执行处理妇女和家庭问题的《北京行动纲要》以及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情况的两次大会特别会议的筹备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满意。但我们关切地注意到,尽管联合国已作出努力,将根除贫穷放在其议程的首要地位,但哥本哈根首脑会议提出的将官方发展援助的数额增加到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0.7%的这一商订目标尚未实现。

这种情况要求在国际一级采取旨在实现团结的行动,而我们认为这种团结是各国人民间至关重要的联系。在这方面,我们向世界所有的领导人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转达突尼斯共和国总统齐纳·阿比丁·本·阿里先生阁下关于设立一个世界团结基金的呼吁。该基金的目标是收集自愿捐和捐款,用于向贫穷作斗争,并用于世界各地最贫穷的地区特别是遭受各种悲剧和危机的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我国将努力通过与兄弟的友好国家的接触并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上的接触,争取调集必要的支助,用于这一崇高的人道主义项目,并用于为尽快设立这一项目而制定各种模式的工作。这将使我们能对我们的选择和承诺作出更好的反应,而这些选择和承诺已获得国际社会的接受,并已在各次国际会议的建议中提出。

鉴于它们的声望以及它们在贫穷作斗争中的经验和影响力,我们还指望诸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等联合国机构以及其他机构为迅速设立基金作出有效的贡献。

1999年是巩固突尼斯境内民主进程的新的里程碑。它的特点是在自由和尊重法律的情况下,在完全透明和公民自由选择的基础上,进行多元化的总统和议会选举。过去12年期间,突尼斯已在不同的领域内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修订了《宪法》,建立了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度,取消了特殊法院,并制定了符合我国对人权领域内各项国际条约的义务的立法,而突尼斯是最早批准这些国际条约的国家之一。

本着同业精神,突尼斯长期以来一直在促进妇女自由和两性平等。它创办了一份儿童权利问题杂志,并确定了关于老年人、残疾人和其他易受伤害类别的人的

照料和他们的权利的准则。所有的这些改革体现了突尼斯关于人权所有方面问题的全面观点,并确认我国对这些原则的普遍性的坚定信念。

许多多边组织特别是联合国的建立,是国际社会在本世纪最重要的成就。由于存在着本组织在其中拥有特别荣幸地位的坚固的体制结构,现已编撰了管理国家间关系的规则,并详尽制定了共同目标、方案和战略,以便对付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

尽管在这方面获得了种种成功和成就,但某些弱点依然是国际关系的明显特征,并已出现了各种新的混乱和危险。在已出现的所有事态发展和危险的情况下,联合国依然是详尽制定旨在战胜挑战的集体战略的理想讲坛和地方。

我们认为,定于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期间举行的千年首脑会议是一种理想的机会,国际社会应充分利用这一机会,评估其各项成就,并在它们的基础上制定一种战略,怀着勤奋的精神和信心迎接新的千年。首脑会议也将成为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对这一事项进行辩论的历史性场合。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必须向本组织提供一切必要手段,使其在国际关系和事务中发挥有效的作用。依据已发生的各种事态和变化改革本组织及其各种结构将肯定会确保它的活力。今天会员国必须处理的紧迫任务之一是改革安全理事会,其改革的方式将反映国际社会已看到的深刻变化,确保在这一至关重要的机构内的全球代表性,并巩固其工作方法中的透明度和民主原则。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我们期待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将促成实现发展中国家首先是非洲各国关于在安全理事会拥有长期代表性的要求,因为这将使它们能对分配给这一机构的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任务和责任作出贡献。

在结束发言时,我要重申突尼斯完全赞同《宪章》所载的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因为它们正是它已在其外交政策中采用和执行的相同的宗旨和原则。突尼斯是热爱和平与正义的国家。自从它被接纳加入联合国以来,它就一直在不懈地、在它所属的所有论坛中,以其一切手段,促进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础。它作出一切努力来鼓励对话和谈判,以此作为解决争端和危机的适当手段。它参加了自1960年代早期以来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现在已向其中的三个行动作出了贡献。今年6月,突尼斯与联合国签署了一项协议,该协议规定待命部队由本组织指挥调动。

突尼斯不遗余力地为所有旨在促进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合作、声援和谅解的倡议作出贡献。这是我们自由选择的方向,这也是如果我国有幸能在兄弟的非洲集团以及其它集团和友好国家的全力支持下被各会员国选为2000至2001年期间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时,我们打算遵循的方向。我们期待获得所有会员国的支持,使我国能继续和它们一起努力,争取完成促进《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任务。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请亚美尼亚外交部长瓦尔坦·奥斯卡尼安先生阁下发言。

奥斯卡尼安先生(亚美尼亚)(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在开始发言时祝贺主席当选。我深信,他在他整个杰出的外交生涯期间所获得的技能和广泛的经验将为我们提供保障大会取得圆满成功所需的指导。我还必须回顾他的前任奥佩蒂先生为大会上届会议的工作作出了宝贵贡献。

我要利用这一机会,热烈欢迎并祝贺基里巴斯共和国、瑙鲁共和国和汤加王国被接纳加入联合国。

在二十一世纪行将结束时,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显然都将受到全球化的重大影响。通过贸易、更大程度的分工以及更有效地和多样化地分配财政资源而进一步使市场专门化和扩大,这应当提高总的生产力并提高生活水平。然而,任何国家都将无法自然和自动地从这一趋势中获益。各国政府今天面临的重大任务是发展并采用健全的政策和适当的结构调整,以迎接各种挑战,并利用全球化提供的各种机会。虽然健全的国内经济规划和改革对于迎接全球化的挑战至关重要,但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进程是最大程度地增加正在出现的利益和机会所必不可少的。

我们国家以及整个区域正在努力适应苏维埃之后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转变的多重压力。显然,这些问题可在国家内产生它们对国家间关系产生的同样大的压力。亚美尼亚认为它本身和本区域并未正在被迫处于永久边缘化的状态;与此相反,它认为本区域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基础上的密切合作,将有助于实现以正在出现的坚定和共有的价值观为基础的持久稳定与繁荣。在诸如从国家间石油和天然气运输方案至欧洲-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方案(欧高亚运输走廊)等区域经济倡议的框架内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亚美尼亚真诚地愿意进行这种合作,尽管我们必须遗憾地指出,土耳其和

阿塞拜疆对亚美尼亚实行的封锁是对这种合作的严重的障碍。显然,如果企图孤立本区域的组成部分之一,就无法充分利用本区域很大的潜力。这些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将对该地区所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

黑海经济合作是另一个可以促进该区经济发展的机制,最近设立的黑海贸易和开发银行所开展的活动将极大地促进执行黑海经济合作各成员国制定的项目。在这方面,亚美尼亚充分支持给予黑海经济合作大会观察员地位。

亚美尼亚是一个年轻的共和国,正从专制、一党国家的长期梦魇中苏醒,向民主、自由市场、开放社会过渡,亚美尼亚必须同时加强其国家结构,推动经济并解决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冲突。亚美尼亚必须同时处理这三个方面,因为它们是相互依赖的。首先,亚美尼亚必须确保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继续在其家园内享有安全。由于我们对最近的脆弱和不安全地位记忆犹新,任何地方的任何亚美尼亚人都会绝对要求实现纳戈尔内卡拉巴赫人民不被征服、不被统治和不被奴役的神圣权利。亚美尼亚理解这一点,并且在一切可能的论坛积极谋求与阿塞拜疆解决这个冲突,以便实现和平,并且同时不威胁我国人民在安全、有尊严和自由的环境中生活的这一千辛万苦才获得的合理权利。

1992年以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在寻求和平解决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冲突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积极参与了明斯克进程各个阶段,以确定外高加索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因素。亚美尼亚决心不放过任何可能和可信的努力,解决该地区仍然存在的冲突。亚美尼亚决心探索一切可能性,与所有邻国建立以相互尊重和承认为基础的和平关系。

欧安组织正通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努力调解似乎互不相容的各项原则。我们一向反对一边倒的理论,一向提倡比较灵活的办法。因此,亚美尼亚和纳戈尔内卡拉巴赫饶有兴趣地收到了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最近访问该地区时提出的提议草案。我国政府以及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当局认为,共同主席的这个提议在解决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地位这个棘手问题方面比较现实,对各种相互竞争的提法的偏袒最小。

事实上,我们必须区分稳定与强迫维持现状之间的不同。混淆两者之间的区别既不明智,从长远观点看,也不实际。在政治生活中,现状永远都是难以长期维持的,奉行一项可行的稳定政策就要求建立机制,开展一个渐进的、动态的管理变化进程。对于现状,我们面临一些

新的、动态的挑战,我们不应该避免创造性地和客观地迎接这些挑战,要提出适应性较强的答案,不应该满足于令人舒服但却非常难以把握的现状。

亚美尼亚积极捍卫并追求纳戈尔内卡拉巴赫人民通过和平手段行使自决的权利,同时我们也同情并支持世界其他地区所有其他公正的自决要求。当印度尼西亚政府宣布就东帝汶独立问题进行全民表决时,亚美尼亚称赞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勇气。今天,我们对最新的形势发展感到关注,但我们希望,全民协商的结果将得到充分尊重。我们还赞赏联合国在组织和监督全民协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亚美尼亚还欢迎最近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出现的积极发展。我们希望,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利将得到充分尊重,从而在中东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

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一个特点是,在裁军和全球及区域军备管制方面取得了实际成就,但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在全球一级,这意味着在2000年将审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生物武器公约特设小组完成关于遵守和核查议定书的工作;彻底销毁现有化学武器储存并确保《化学武器公约》制度的普遍性。同样,在区域一级,我们极为重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常规力量条约)修订进程顺利完成,在今年11月将举行的欧安组织首脑会议上,各国国家元首将签署该条约。我们深信,修订后的条约将极大地促进加强欧洲安全。

在推行其国家政策时,亚美尼亚的优先事项是支持国际上的努力,加强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我们认为,我们充分参与裁军谈判会议工作将使我们能够进一步促进军备管制和裁军问题。我们希望各成员国将支持亚美尼亚成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成员的愿望。

亚美尼亚欢迎千年首脑会议的倡议。新千年伊始,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必须讨论联合国将要开展的工作,以实现全球和平与安全。亚美尼亚认为联合国在制定国际打击犯罪战略方面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因此支持2000年在维也纳举行第十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的主张。

我们要求尽可能多的国家加入打击恐怖主义的各項世界公约,支持俄罗斯关于制定一项打击核恐怖主义行为联合国公约的提议。同样,亚美尼亚支持于2000年举行打击恐怖主义问题的会议或大会特别会议的倡议。

10月1日,亚美尼亚将签署《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从而成为第八十七个签署该规约的国家。

维持国际和平是联合国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国际社会今天面临的挑战是多样的、是复杂的。在安全理事会改革方案尤其如此,因为确保全世界和平与安全将取决于一个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安全理事会。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包括关于维持和平行动的决议应该没有偏见,应该具有普遍性,应该体现以国际上接受的各项原则和标准为基础的共同的解决冲突办法。加强安全理事会作用和职能的一个办法是确保根据国家主权平等以及《宪章》其他有关规定使联合国会员国在该机构有比较公平的代表性,并使安理会工作更具透明度。考虑到联合国会员国数目增长的情形,可以通过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使安全理事会的组成比较公平。

在简短地讨论了亚美尼亚当前事物、亚美尼亚在联合国的会员资格以及尚未解决的纳尔戈内卡拉巴赫冲突问题后,请允许我进行一刻反思。我们往往特别注重眼前的危机,使迟迟得不到解决的、长期存在的和根本的问题不一定得到我们的充分注意。

在一个世纪、甚至整个千年期即将结束、新时代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必须承认有些失望、有些遗憾地认识到我们作为一个集体、一个国际社会未能取得各地人民希望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是不诚实。我相信,感到失望的不只是我们,因为环顾四周,我们看到1989年的希望在过去十年里没有充分实现:从历史的角度看,卢旺达、科索沃和东帝汶仍在眼前。

造成悲剧事件和采取谋杀行动的往往是国家,而且并不是因为没有各种宪章、公约和世界宣言,有时甚至是以这些宪章、公约和宣言名义进行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冷战结束之后,我们本应该看到有组织的人类相互不人道的行为、公民之间相互残杀的战争以及国家灭绝其部分人民的企图会有所收敛。但是,最近的经验告诉我们,以种族、宗教或民族原因而迫害无辜平民的行为有增无减。

亚美尼亚和亚美尼亚人民具有独特的历史,我们通过这个历史来理解这些事件。我们注意到,在一个又一个大陆,“种族灭绝”一词使用得越来越频繁,这使我们想到在本世纪初我们作为种族灭绝罪行的受害者的惨痛经历。1915年开始的对亚美尼亚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行为开启了 this 可怕的世纪。至少我们认为,参与可怕行为的人不愿意和拒绝讲实话,或者甚至避免谈起这些罪恶,这是造成这些可怕罪恶行为不断重复的最大罪魁祸首。拒绝承认罪恶的现实、认为罪恶是相对的,并且将其淡化,这些行为使罪恶成为在现实政治名义下可以利用、可以推诿和可以搪塞的政治事件。

就亚美尼亚而言,我国的民主制度和未来繁荣将取决于高加索地区能够通过和平实现其承诺,成为区域合作和经济增长区。如果没有区域政治稳定,高加索地区所有国家区域经济前景都不乐观。而且,除非能够实现该地区人民的安全和需要,否则不可能有政治稳定。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加蓬国务部长兼外交、合作及法语事务部长让·平先生阁下发言。

平先生(以法语发言):我很高兴以加蓬代表团名义最热烈地祝贺主席当选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主席,他是当之无愧的。他的当选是纳米比亚的光荣,此外,这也是对他个人品德和专业能力的充分肯定。我们无需指出,他是纳米比亚独立的主要设计师之一。今天,主席有幸主持本世纪大会最后一届会议,并且领导联合国进入新千年期。请允许我通过你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将与他通力合作。

他的前任乌拉圭外交部长迪迪埃·奥佩蒂先生在任职期间完成了任务,我谨向他表示最深切的感激。

我祝贺秘书长为争取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所提出的各项倡议和采取的各项行动。

我最热烈地祝贺刚刚加入联合国大家庭的三个新会员国:基里巴斯共和国、瑙鲁共和国和汤加王国。

我深信,本届会议将使我们可以交流我们关于本组织必须面对的日益复杂的各项挑战的见解,这样我们才能创造必要条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重大过渡期,一个世纪即将结束,另一个世纪即将开始,因此国际社会务必保证,新千年期将不会有削弱人类力量的各种祸害。

在这个即将结束的世纪里,由于新技术爆炸性成长、贸易增加以及市场作用与日俱增,世界历史脚步迅速加快,并且经过了彻底转变。这种转变影响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转变规模之大,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免其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国家都处于同样的境地:一些国家不断累积进步和财富,而其它国家似乎注定要跌入贫穷的无底洞。在此,我具体想到的是非洲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非洲国家尚未从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受益,非洲国家享受到往往被大肆渲染的共同繁荣的

途径已剥夺。我还想到世界各地 15 亿男男女女,他们每天的收入不足 1 美元,我想到 10 亿成年人不会识字,也不会写字。我又想到全球村最外层边缘生活在赤贫状态中的 3 亿非洲人。

沉重的债务负担使这种惨淡景象雪上加霜,这种债务负担扼杀我们的经济,破坏任何发展努力,使我们成为听任债主摆布的现代奴隶。

分配用于偿还外债的预算资源远远超过用于满足人民最基本需要的所有努力所使用的资源。因此,不仅应该从社会经济指数角度而且应该根据各国消除贫困所作的努力审议一再出现的债务问题。

7 国集团和俄罗斯最近在科隆提出倡议,以期免除负债最沉重的国家的债务,加蓬政府一方面欢迎这项倡议,但一方面也感到失望,因为这些国家获得减免的合格标准太严格;必须指出,债务和贫困一样,是对各国稳定的不断威胁。因此,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全球性迫切问题是,如何个别和集体地利用目前全球繁荣的大好形势和全球化带来的巨大财富累积,大幅度减少各国和各国人民的贫困。

正如德国菲舍尔部长最近指出,

“在全球化中,非洲不应该是输家。协助南半球最贫穷邻国抓住全球化提供的机会,使它们能够更公平地参与全球经济,这不仅是北方富裕国家的义务,也是这些国家的利益所在”。

我国认为,现在应该是国际社会认真解决不可避免的消除贫困问题的时候了,至少是应该消除最极端贫困问题的时候了。我们也坚信,用《宪章》的措词说,本组织必须促进

“较高之生活程度、全民就业,及经济与社会进展”。

世界各地许多冲突的潜在根源是不平衡状况,这将是消除这些不平衡状况的第一步,因为一个一部分人进步而另一部分人落后的世界自身就充满了不稳定的种子。因此,我们是否能够采纳一个新的安全概念,这个概念的重点不是各国自己的安全,而是强调各国人民的福利?使子孙后代免遭战祸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是摆脱战争文化,走向和平文化。

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感到关注是完全有道理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是本组织的职能,由于爆发并持续存在许多危机,这项职能受到严峻考验。在这方面,非洲成

为这些破坏性危机的主要发生地,这些危机造成了无数的受害者、难民和流离失所者。

虽然出现了这种令人遗憾的局势,我们也看到非洲若干分区域出现的关于恢复和平的令人鼓舞的迹象。包括所有反叛运动在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冲突所有当事方最近签署了和平协议,为持久解决冲突铺平了道路。我们敦促所有当事方将他们在 1999 年 7 月 10 日在签署《卢萨卡协议》时所表达的意愿变成行动。现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必要步骤,毫不拖延地充分执行该协议。

在邻国刚果共和国,当局最近再次表示愿意与反对派进行对话。反过来,反对派也明确表示愿意参与刚果人之间的对话,以实现持久和平。

最近签署的关于塞拉利昂问题洛美协议也是在该国恢复持久和平的积极迹象。

我国对中东恢复和平进程感到高兴,并敦促彻底实施怀伊种植园各项协议,充分遵守过去已经签署的各项协议。

虽然取得了所有这些进展,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安盟拒绝执行卢萨卡各项协议,在安哥拉仍然需要作出这种重大努力。

同样,虽然已开始出现一些明显的前景,但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之间的边界争端仍然是一个迫切问题。

根据秘书长最近提出的一份报告,令人遗憾的是,索马里仍然没有国家机构。现在应该是使该国重回国际大家庭的时候了。

今天,保证持久和平与安全是一个集体事项。虽然维持和平的主要责任在于安全理事会,但联合国应该鼓励根据《宪章》第八章的规定,发展区域维持和平和安全机制。在中部非洲,在联合国中部非洲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框架内,在预防和管理冲突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执行预警机制和建立中部非洲和平与安全委员会就是这方面的最好例子。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2000 年上半年,委员会各成员国将在加蓬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模拟维持和平行动。而且,为了在加强非洲维持和平能力框架内为将在加蓬进行的军事演习进行筹备,1999 年 6 月在利伯维尔举办了一次军事外交讲习班,五十一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了讲习班。

在过去数星期里,安全理事会对武装冲突中儿童和平民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公开辩论。五天前,我有幸参加了安全理事会关于小型武器问题的另一次公开辩论。这是联合国争取全面裁军努力的一部分。事实上,大量轻型和小型武器在全世界非法流通阻碍发展,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真实威胁。遗憾的是,这种武器的特点助长了世界各地爆发的许多冲突中使用儿童作为战斗人员的令人遗憾而且广被谴责的现象。这也同样助长了大规模的土匪行为。

无论如何,如果国际社会不积极动员起来,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不发达——暴力——不发达的恶性循环,我们就不可能看到一个和平的世界。如果说,迄今为止,加蓬幸运地避免了战争的恐怖,那么加蓬也不能幸免于其若干邻国武装冲突造成的后果。正如安全理事会第1208(1998)号决议明确指出,庇护国因为向因战斗而被逐出家园的人伸出援手而付出沉重代价。难民流入对东道国安全、环境和经济造成的后果有时是无法估量的,而部队以难民中有战斗人员作为借口在东道国发动攻击时,这种后果尤其难以估量。

尽管我们生活平静,没有经历过任何国内或国际的战争,但是,加蓬也承担了战争的包袱。我们面对了大批移民流入,造成了严重的内部动乱,我国最近接纳了大约5万名难民。

由于这一局势的严重程度是我国没有准备的,加蓬共和国总统于8月11日在利伯维尔举行了小型的首脑会议,由分区域一些国家的总统出席。这次首脑会议审议了各非洲国家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进一步控制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问题的可能性。

在会上,邦戈总统建议成立一个实行紧急人道主义干预的非洲机构。我谨紧急呼吁国际社会向非洲难民提供进一步援助。我强烈希望能够建立一项紧急方案,减轻难民的痛苦,并帮助其回归原籍国。国际社会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这已经在其他局势中得到证实。

我谨借此机会热情地赞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夫人,她在国际上为科索沃采取行动的时候,使国际社会进一步注意到非洲难民的特别处境。

现在,让我从我国经历的视角来讨论发展问题。如同其他非洲国家一样,加蓬的社会-经济局势是岌岌可危的。因此我不用陈词滥调,如称我国是“非洲的酋长国”,因为我国在原料方面有较大潜力,以致各国际、金融和货币机构将我国划分为萨哈拉以南唯一的高中等

收入国家。据此,我国在贷款和偿债方面无法取得灵活的条件。

但是,人的发展指数将我国列为第124位,这明确显示加蓬与其他非洲国家的处境非常相似。因此,我们实行了一切必要的结构性改革,加入全球经济并参与分区域和区域的一体化。我们通过解除关税和非关税的壁垒及限制,并通过实行海关和税务改革,开放了我国经济。我们使我国主要的半国营公司私有化,使其业务更为有效力和更具竞争性。我们建立了新的司法和体制环境,使其具有稳定性并能鼓励投资,促进私营部门的扩大。最后,我们在中非经济和货币共同体和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框架内为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作了切实的规定。

我们的舞台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主要角色——即投资者——还没有登台。迄今为止,外国的直接投资有计划地避免进入我们非洲大陆。

但是,我们认为,世界经济如果利用非洲市场的巨大潜力是有利可图的,非洲大陆很快将有10亿消费者,我们的大陆蕴藏着大量北方各种工业所需要的石油、黄金、钻石和其他原材料。

我国领导人一心一意地促进民主体制以及保障这一体制的各种机构,因此进行了我们已经经历而且还正在经历的各种政治改革,这使加蓬成为由一党制体制顺利地过渡为政治多元制的一个榜样。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最近,在有国际观察员在场,自政治多元制形成以来,我国第二次举行了自由而公平的总统选举工作。共和国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在平静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下再次当选,这是对民主合法制度的一种保障。

在善政、法治、以及尊重人权伴随下诞生的民主体制是过渡到和平文化的最重要因素。因为,持久的和平是各国人民行使一切权力和义务的先决条件,这是民主体制与发展能够生根的唯一土壤。

因此,联合国系统及其会员国有责任保证这些我们极为珍视的目标与原则在新的一千年里成为所有人的一种现实。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外交、旅游和新闻部长亚伦·克鲁克香克阁下发言。

克鲁克香克先生(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英语发言):我借此机会祝贺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当选为本届大会主席。我深信,由于他的远见和精力,他将能够指导本届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我并感谢迪迪埃·奥佩蒂先生,他极其杰出而有效地领导了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的工作。我赞扬本组织尊敬的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加勒比人民对于他的远见和管理才能感到特别高兴,因为他领导联合国在困难的财政状况下以日益减少的资源对越来越多的要求作出了反应。我谨向秘书长保证,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将继续支持他,并与他合作。

我与前几位发言者一样,欢迎基里巴斯共和国、瑙鲁共和国和汤加王国成为联合国大家庭的新成员。这些国家的加入进一步加强了我们组织的普遍性。

我向在土耳其、希腊以及最近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发生的地震受害者家属表示慰问。对于佛罗伊德飓风所造成的灾害,我重申我国已向加勒比共同体的姐妹国家巴哈马群岛的政府和人民表示的同情,并对美利坚合众国表示同情。

联合国成立五十四周年正当这个一方面经历了战争和毁灭,另一方面经历了科学和技术的空前发展的世纪结束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适时的机会,以便就本组织的成就进行思考,对他在一个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环境中继续发挥的作用进行评价,并为未来确定适当的行动方针。很多颇具影响力势力认为,联合国可能已经失去他的用处,现在仅仅是作为世界最昂贵的辩论俱乐部存在。各国财政部长目前正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年度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无疑也可以听到以下意见:情况的变化已经使布雷顿森林机构失去意义。

世界上的大国和强国可以大胆地提出这种论点,但对象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这样的小而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机构在国际领域中的财政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方面起着重要的缓冲作用。很多跨国公司的业务预算比象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家预算大的多,我们痛苦地意识到,国际发展议程是由这些公司控制的。

尽管有过去 10 年的技术进步和世界商业的巨大增长,全球化没有使各国平均受益。非常清楚的是,发展中国家继续日益边缘化。虽然我们承认和尊重开放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基本趋向,但我必须重申我国对我们的至关重要的香蕉贸易的立场。即便我们采取措

施使经济多样化,改善质量并执行发展旅游业、金融服务和信息学方面的其他可能战略和选择,我们的经济生存和社会稳定仍然与香蕉贸易和它为我国农民提供的收入密切联系。确实,在经济增长率与工业生产成效之间存在着明确和持续的联系。下列事实进一步说明这点:在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香蕉业占直接就业的 40%;在整个向风群岛,香蕉出口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0%以上;而向风群岛出口只占世界香蕉贸易的 1%。

我们的主要香蕉市场面临崩溃这一点表明小发展中国家在面对强国和大公司时继续是多么无能为力。不出口一支香蕉的美利坚合众国对我们的利益,甚至可以说对我们的生存的无视实在是难以解释的。这种立场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将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失调,具体表现为失业增强、农民陷于贫困、犯罪增加以及基本人权和尊严削弱。

某些发达国家的不公正的和限制性移民政策更使我们的已经承受很大压力的社会的解体现象恶化。

如果小发展中国家要吸引投资、扩大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和达到标准简言之就是进行有效竞争并把握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所提供的机会—则有必要承认他们需要支持并需要向完全开放的世界贸易过渡的充分时期,这种贸易的开放也应适用于香蕉贸易。

作为我们的全面经济发展战略的附带产物,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急需在友好国家的协助下探讨在圣文森特主岛上加强机场发展的各种选择。农业和经济多样化的要求使这种努力更加紧迫。

我们非常感谢欧洲联盟甚至在他们本身经济繁荣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继续支持我们以确保我们的生存。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正在与加勒比共同体(加共体)其他成员执行一个通过在 2001 年之前建立一个单一的市场和经济来加深区域一体化的根本性进程。我们正在采取重要措施来促进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在共同体国家中的自由流动。我们是在一个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势头空前强大的时候这样做的。

该区域还致力于在 2004 年之前建立一个美洲自由贸易区。加共体已成立了一个区域谈判机构来协调该区域参与外部贸易谈判,包括多边贸易谈判的西雅图回合。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坚决反对国际毒品贸易。为此目的我国正在双边方面和与东加勒比国家组织和

加共体成员国一道采取行动与第三国订立关于在刑事问题上互助的协议。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认识到他在对付毒品贩运者的巨大活动能力和资源方面的本身局限,签署了“乘船人”协议,授权在我们半岛国家的领水范围内追捕这种罪犯。

加勒比小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与发达国家合作对付毒品而付出了高昂的政治代价。当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安全部队与以区域安全事务处和来自其他友好国家的分遣队在我们多山的境内开始了一个消灭毒品运动时,人口的某些阶层发出了大声的抗议:他们质疑政府是否应在来自加勒比的香蕉和其他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机会受到挑战时进行这样的合作。

我国政府将继续履行根据我们所签署的所有国际协议做出的承诺。我们在财政管制方面颁布了适当的严格措施,以确保非法毒品贸易的收益不经我们的金融体系洗钱。像我们这样的经济上薄弱的国家在打击毒品灾害方面的努力,必须得到广大国际社会、尤其是传统上友好的国家的承认和支持。

我们这些国家不想被排斥出合法产品的世界贸易,使我们各国人民在绝望之际转向贩运非法产品。在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及在加勒比的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国中,我们相信基于牢固民主基础的稳定、尊重人权和为我们各国人民的发展创造经济和其他机会。加勒比共同体在这方面建立了出色的记录。最近由我国总理詹姆斯·米切尔爵士阁下领导的旨在检查海地是否准备好进行大选的海地特派团,就是加勒比共同致力于这些原则的又一例子。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把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源发展置于相当高的优先位置。这是西半球 34 国领导人在 1998 年于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第二届美洲首脑会议上通过的原则宣言的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借此机会重申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和人民对古巴政府和人民的谢意,他们尽管处于针对这一加勒比国家的继续贸易禁运所造成的困难的经济环境,却为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年青人提供了无数奖学金。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极为珍重这一明确无误的友谊和帮助行为。

像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这样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极度重视像我国沿岸和海洋资源、固体废物管理和防自然灾害的准备等问题,因为我们意识到如果不确立有效的措施,就会造成何种不利影响。我们面临着毁坏我们脆弱的生态系统从而有损于发展和旅游业的危险,

更冒着损害生态系统的可持续使用及后代人享受的危险。为此加勒比共同体最坚决地谴责通过加勒比各国领海运输有害物资的行为。在没有对我们水域中最近鱼类致死的来源和原因的科学证明的情况下,我们有理由感到严重关切;而且正在这方面进行调查。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赞成其他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表示的关注,坚决支持通过一项有关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决议草案,承认加勒比海为可持续发展范畴内的一个特殊地区。

小国的脆弱性由于缺乏能力、援助下降、逐渐失去优惠资助、贸易优惠的取消以及缺乏竞争性而更行严重。因此,《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巴巴多斯行动纲领》的执行,对我们的生存是必要的。

我国代表完全支持国际社会处理科索沃和东帝汶冲突的努力。我们期望这些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还赞扬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为实现其区域人民的和平与安全所作的努力和承诺。

关于重新接纳中华民国在台湾进入本机构的决议草案,再次失败。然而,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坚决支持这些 2 100 万人民行使其分享和参加这一国际社会活动的权力的愿望。

我国一直就联合国的总体改革,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改革表示自己的观点。我现在不会重提这些观点,但我谨重申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坚决赞成改革联合国,更公平地考虑到组成大会的大多数国家的关注。让我们沿着更民主的路线改变大会的模样,以处理当今世界的各种现实情况。

在我们进入新的千年之际,我国代表团愿敦促各会员国表明其对《联合国宪章》所载各项目标与理想的坚定支持,这些目标与理想即和平、安全、人权、基本自由、国际合作与全人类的发展。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下面请刚果民主共和国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部长叶罗迪亚·阿卜杜拉耶·恩多马巴希先生发言。

恩多马巴希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以法语发言):在华丽的纽约大都会举行大会本千年最后一届会议,使我由此快乐的机会,代表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民、拯救公众政府和国家元首洛朗-德西雷·卡比拉总统阁下,向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表达我们最热切的问

我感到快乐的是还有责任祝贺大会主席和其他大会官员一致获选领导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我国认为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当选主席,是对其很多优秀的个人与专业品质的承认,也是国际社会对他的国家纳米比亚在建设一个特点将为和平、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的非洲和世界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的认知。主席可以确信: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将无保留地支持他完成其任务并指导大会工作圆满成功。

我还要对你的前任迪迪埃·奥佩蒂先生在担任主席期间从事极为重要的工作和充分展示对《联合国宪章》体现的理想必胜所作的承诺表示充分赞赏。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欢迎三个新会员国:基里巴斯共和国、瑙鲁共和国和汤加王国参加本世界组织。

我请各会员国在方便的时候读一读我提议的案文,以便使我可以谈谈一些其他事项。我首先引述《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的精彩论述:

“为求实现第一条所述各宗旨起见,本组织及其会员国应遵循下列原则:

“1. 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

“2. 各会员国应一秉善意,履行其依本宪章所担负之义务,以保证全体会员国由加入本组织而发生之权益。

“3. 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俾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

“4.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我要向各位代表阐明,这是《联合国宪章》,你们的《宪章》。在此大厅就座的是否有——有还是没有——违反这些国际关系原则的会员国呢?在此大厅就座的是否有——有还是没有——其所做所为比不缴会费或迟缴会费更恶劣的会员国呢?对于不缴或迟缴会费者会立即发出催单,这样做很适宜,因为这些国家加入的联合国的议事规则规定,为本组织适当运作起见,各会员国都必须缴纳其会费。不这样做甚至意味着被剥夺在联合国这里的发言权。因此,如果你作为联合国会员国,因不缴会费而被剥夺发言权或受到惩处,那么应如何惩处那些违反《宪章》第二条,派军队跨入另一个国家的边界、在那个国家播种苦难,占领其大部分领土,掠夺其自然资

源,盗窃国际组织承认被其他国家容纳的动物群和稀有动物种类、在不提出警告和没有受到挑衅的情况下发动象1940年代初那样的闪电战、以各种借口派军队并使用他们需要的任何手段进入另一个族国家的人呢?我将过一会儿揭露这些借口。

大约两年前,即1998年8月2日,我们来自卢旺达、布隆迪和乌干达山地的兄弟无故发动闪电战,不经宣战入侵我国,这场侵略迄今仍在进行之中。两年来,这些联合国会员国一直并仍在傲慢和完全不受惩罚地违反第二条,而那些没有缴纳会费的国家却受到惩罚。

也许最好违反第二条,占领其他国家,掠夺它国,驱逐其居民并折磨儿童、妇女和老人,而不要犯下不缴清会费的致命罪恶。存在着两个尺度,即双重标准,我们认为这种双重标准是非常不公正的。

我在发言时感到了以前在这个讲坛发言的各位杰出人士的存在,例如卡布拉尔·恩科鲁玛和——我怀着深厚的感情提到他的名字——卢蒙巴,他曾来这里谴责人们30多年前曾在联合国旗帜下作出、现在又重演的安排。我们知道联合国。法国人正确地说过,“被烫伤的猫儿甚至害怕冷水。”联合国部队已经来了,他们来恢复和平,但结果却是,对我国人民最杰出的儿子之一、最令人敬佩的非洲民族主义者帕德里斯·卢蒙巴总统来说,联合国的旗帜成了一张裹尸布。我们不喜欢、我们也绝不允许这面旗帜成为那些从卢蒙巴手中接过掉下的火炬的人和那些确实在某种帮助下举着这个火炬,直到——死于非命——躺在蒙博托床上的人的一张裹尸布。这就是大会熟悉的情况。

我是代表我国总统、我的朋友、我长期的同志发言的。正如各位代表将看到的那样,而且正如我经常所说的那样,可爱的“拉斯特法里派”将不复存在,因为我们曾迫不急待地盼望卡比拉总统返回,重新点燃卢蒙巴失落的火炬。

如果人们不小心,如果他们放任自流,如果他们容忍傲慢,不站起来反抗暴虐,有人就会开始梦想给卡比拉挂上联合国的旗帜,就象不久前的帕特里斯·卢蒙巴一样。

当事件重演时,它们并非总是发生得一模一样,但有时人们对于重复的事件感到熟悉。我们现在看到联合国推延结束它委婉地称之为大湖地区的所谓“冲突”。这样措辞是有道理的——是什么道理?一支外国军队跨越边界,占领国家,该国的一部分;它们掠夺该国的财富,而联合国把这称为“冲突”?我们应该查查字典。

这是战争。会员国不用声嘶力竭地大喊派遣维持和平人员,它们必须派出能够结束战争的人。我就等它们这样做。此时此地就必须严肃地请我们的卢旺达、乌干达和布隆迪兄弟们滚回老家去。他们不应该在我国。他们正在破坏一切重建国家的努力。所有理解我国状况的人都应看清这一点,我国曾经叫做扎伊尔,现在我们把它称作刚果民主共和国,象卢蒙巴叫它一样。

这些外来者的存在、他们的占领,妨碍我们重建我国的努力。他们象贼一样扑来,事先毫无警告。他们打来时,我们正忙于播种玉米、花生和豆类。而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在这一充满钻石、黄金、钴、铜和其他矿物的国家中需要这样做。为了帮助我国人民,我们开始种植花生、玉米和豆类。但是我们的努力被这些现在进入我国领土的人突然中止,他们从山上来,他们来保卫他们的边界——他们说,他们的边界受到我国境内灭绝种族的匪帮的威胁。

我请大会看一看非洲地图,特别是刚果的地图。我来自大西洋沿岸的下刚果省。你们知道,为了保卫他们的边界而发动战争的那些人来自何方?他们来自距离我省 2000 公里以外的地方。他们从我省开始,以便确保远在 2000 公里以外的边界。他们派兵远离边界 2000 公里,以便开始占领我国。幸运的是,他们被打败了。如果美国人不要我们让他们沿指定路线回国,他们本来会全军覆没。他们在受到痛击之后撤退,我国东部碰一下运气。

在秘书长科菲·安南要求的停火之后,联合国人员来到该地区,以便执行世界卫生组织的命令,为所有五岁以下儿童预防接种。在我国我们继续控制的地区,我们已经为儿童接种,但其他人还没有给这一年龄的儿童接种。他们只有两只手,全在忙于掠夺。因此,这些儿童有染上小儿麻痹症和本组织机构一直在非洲大陆努力根除的其他疾病的危险。

这些士兵没有时间为我们的儿童预防接种,他们甚至没有时间有效地掠夺,因为这些霍拉秀和库里亚秀在我国领土上自己打了起来。他们来占领我国,但现在奇怪的是,他们相互打了起来,这些来教我们民主,来恢复和平的人。为了在抢劫后稍作休息,他们在我国领土上津津乐道地打开了一场小战争,并在打的过程中销毁了联合国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运往基桑加尼的 300 万针预防接种苗。他们相互枪杀,各方都同这帮或那帮地方势力结盟。这就是现在的情况。

在这样对待我们,在他们继续这样胡作非为之后,这些人住在这里,成了联合国人员。他们正在集结武器,增加部队占领城镇。唯一使我们感到宽慰的是萨德的教导,即夺取并不等于拥有。因此,这些人在夺取城镇,但他们不拥有这些城镇。而且他们将不会拥有这些城镇,就因为象在色情关系中一样,没有同意就没有拥有,而这种同意已经给了我们。不然,我国人民不会逃进森林,逃离那些从山上下来的人。我国公民在森林中长期居住,已导致一些早在比利时殖民时代就已消除的疾病重新出现。

因为必须象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入侵者,我国公民的生活更加困难。而这些从山上的人却继续推进,尽管他们已在今年 7 月 10 日同我们签署了一项《停火协议》,但这项协议既没火,也没停,他们在继续推进,围攻我国的城市。

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最新行动是围攻姆布吉-马伊城,世界钻石之都,但它也是世界上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儿童最多的地方。我想,他们匆匆忙忙和乐意再来姆布吉-马伊,不是为了要给已经染上和有可能染上小儿麻痹症的刚果贫穷儿童预防接种。就象我前面所说,这些山上的人没有三只手。但是我相信,在贪婪的驱动下,他们将尽可能拿走更多的钻石,更多的铜和钴,同时承担为了这些矿物相互残杀的风险,因为乌干达也想要这些矿物。钻石销售数字表明,上月份,我们的卢旺达兄弟出售了 100 多万克拉的钻石,但该国不生产钻石,而且他们正在用由此所得来购买武器,以便能同我们打仗。然后他们将拿走更多的钻石,购买更多的武器,继续同我们打仗。

在这一大会堂里,有人发言谴责脏钱。因此我们愤怒地看到带血的钴、带血的铜、带血的黄金和带血的钻石在国际市场上出售,愤怒地看到购买这些脏物的买家并不想停止这种做法,拒绝购买——虽然他们反对脏钱。双重标准继续盛行。

肮脏的钱给世界构成了威胁。然而,尽管我们的钴、铁和金上溅有刚果人民的鲜血,但这似乎对那些从世界各地前来购买这些东西,把钱交给我国的掠夺者和占领者的人并无任何妨碍。如果我们再次讨论这个问题,我保留对此再次发言的权利。

但是,我要大声而明确地驳斥那种引起全世界对灭绝种族行为的过分关心和敏感的无耻借口。那些犯有灭绝种族罪的人现在就在我国境内。让他们离开,让他

们在自己的国家——卢旺达、乌干达或布隆迪——继续制造痛苦。

正如我开始时所说的那样,卡比拉总统已经举起卢蒙巴的火炬,欢迎那些在我国寻求避难的人,因为在那里你得不到庇护——你的喉管会被割断。在我看见胡图人逃避凶残的图西人,图西人又逃避凶残的胡图人的时候,我还是一名学童。他们都寻求我们的庇护。就是这样,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曾经与我们一道向金沙萨进军的人成了我国境内的难民。他们逃避了会割断他们喉管的胡图人。这就是目前不稳定局面的核心根源,它反映了我们卢旺达兄弟的价值。我们必须帮助卢旺达人改变他们的政治文化。

在1960年实行“一人一票”法的时候,这些集团无一不想夺取权力,并滥用权力来加快屠杀。这一屠杀一直是交替发生而且是彼此相残的,它并不是在1994年才开始。我记得逃难的那一天。我可以向大会保证,那不是昨天。它是我们必须关掉的、曾经导致出现帮派民兵的打开着的水龙头。卢旺达必须实行民主;卢旺达必须实行政治文化,摒弃屠杀意识。卢旺达必须离开我国;乌干达必须离开我国;布隆迪必须离开我国,并把提供安全的任务交给联合国观察人员,由联合国观察人员取代他们,成为我们中间的缓冲力量。这些人是我们的邻国,我们绝对不可能替换掉我们的邻国,但是他们就在我国的领土内。也就是说,他们不再是我们的邻国。我请求大会帮助我们恢复我们作为邻国的地位。让他们回去。如果我们之间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的话,那么我们就应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

我这样说并没有带任何敌意。我们向来到这里已有几天的卢旺达兄弟伸出我们的手。我们从他们身边路过的时候,向他们发出友好的表示,他们也作了回应。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在三个月以后,在新的千年来临的时候,我们不会仍然在交战。我们必须迅速处理紧急的问题。

我所参加的卢萨卡进程曾经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但这些希望由于有人采用拖延战术而破灭。有时是勾结在一起的刚果人和卢旺达人拒绝出席谈判;有时则是乌干达人和他们的刚果傀儡不出席。现在已经是9月29日,但迄今仍没有采取任何认真的行动来执行7月10日所达成的协议。

因此,我们请求大会,那怕是出于对《宪章》条款的尊重,对此采取一些行动。不可容忍而且不可理解的是,这些人留下不走,甚至还在这里发言,而他们却继续违反

《联合国宪章》和使我们聚集在这里的原则。如果你违反你所属组织的原则,那么你就再也不配充当该组织的一员。

我们必须提醒我们的兄弟,作为联合国会员,他们必须尊重《宪章》。靠占领他国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如果分歧必须靠侵略和掠夺来解决,那么就不再会有联合国,因为不再会有任何规则来把我们联合起来。这促使我向大会提出请求,因为刚果人民所承受的痛苦和我们正遭受的暴行是不可想象的。

就在梵帝冈的鼻子底下,在意大利驻卡西卡的使团内,这些新式的野蛮人闯了进去,割开了传统部落酋长的胸膛,掏出他的心脏,把它切成碎块,象主人招待客人一样把这些碎块分掉。这些刽子手们吸吮血淋淋的心脏就如同是在吃冰淇淋。我们曾经看到而且继续看到此类行为。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随时可向会员国提供无可争辩的证据。我们已在一篇长达三卷的详细报告中公布了这些证据。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增加卷数来描述类似的事件。我们曾要求将这份详细报告作为安全理事会工作文件印发。我们请所有人认真研究该报告,以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并制止这一局面——挽救联合国本身,帮助我们非洲人,尤其是刚果人。刚果人等待了32年才击败并消灭了臭名昭著的专制者,但随之却看到新的专制者在两个月后占领了我国,将它置于刀剑之下。

请帮助我们促使我们的卢旺达、乌干达和布隆迪兄弟明白,他们必须回去。他们没有理由呆在我国;让他们把权力交给联合国部队,该部队将保证他们的边界安全。这本身就是我们尚无机会讨论的一个想象。他们帮助我们举起了卢蒙巴的火炬。他们曾经在我们的军队当中。我们军队中的大多数军官都来自卢旺达,我们的参谋长也是如此。他以他的特殊军事技巧调遣部队。此外,这些人占领我国的那个地区已经有两年时间,而且他们仍然在追剿帮派民兵,如同印加人曾经在这里被追剿一样,他们将不会罢休,直到乌干达的某某人和卢旺达的某某人把追剿帮派民兵的范围扩展到我国全境。

这只是一个借口。如果在他们的军官就在我国军队中的情况下,他们不能够抓到一个帮派民兵;如果他们在占领那个区域的两年里不能够遏制住帮派民兵,那么这件事情就超出了他们的能力。必须由联合国来赶走帮派民兵,如果他们存在的话。让我们致力于我们的国家重建。

我还有很多的话要说,我认为我们在适当时候将会有更多的机会。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立陶宛共和国外交部长阿尔吉尔达斯·绍达尔加斯先生发言。

绍达尔加斯先生(立陶宛)(以英语发言):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指导处在两个世纪和千年之交的大会本届会议。我们将对他的工作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持,包括通过他的副主席之一、立陶宛常驻代表给予支持。

本届会议的又一个里程碑是我们又壮大了。我们欢迎基里巴斯共和国、瑙鲁共和国和汤加王国加入这一所有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的大家庭。我们高兴地看到来自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充实了本组织。我以立陶宛政府的名义,对秘书长表示深切敬意。他始终是维护全球和平的出色公仆。

我前面的发言者谈到了大会本届会议的象征意义。它可能不过是将日历又翻过一页,但我们也可以使它成为走向更美好世界的踏脚石,这个世界将较少暴力、给予饥饿者更多食品,较少蓄意制造的死亡和苦难,给孤立无援者更多关爱,给无家可归者更多住房。

本世纪给了我们许多教训。然而,尽管我们避免了又一次世界大战,我们仍然目睹了太多的战争。危机的性质改变了。会员国应能够找到共同的立场,以维护《宪章》宗旨,并采取行动,保卫人类。我们应当找出适当的方式方法,预防人道主义灾难,减轻人类的巨大苦难。就在这一年里,安哥拉和科索沃,塞拉利昂和东帝汶都给联合国带来了新的挑战,促使我们重新评价我们在预防冲突方面的行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作用及其与地区组织的相互作用;安理会在部署速度方面的可靠性;民事警察和民事机构的作用以及有罪无罚问题。当有关屠杀无依无靠的民众的证据传遍世界时,国际社会面临的困境就成为一个涉及人类生命尊严和严格的国际标准的道义问题。

联合国系统正是为此目的进行了变革。已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措施,尤其是在秘书长权力范围内采取了措施。一项必须采取的最紧迫的措施是改革安全理事会。在我刚刚谈到的一些具体例子中,人们不断批评安理会未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提高安全理事会的代表性、合法性和信誉,促使它决定得到更广泛的接受,可以加强安理会的行动效率。主要通过扩大安理会成员可以做到这一点。两个最有

资格的工业化国家可以成为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它们的加入将加强安理会,确保其作出民主决定。发展中国家在安理会中更广泛的代表性也将加强安理会的合法性,增加人们对它的尊重;发展中国家应当得到额外的席位,包括常任理事会国席位和非常任理事会席位。

近年来,我们看到联合国已由侧重维护和平转向更为积极的预防冲突和民事危机管理活动。国内危机往往会导致社会及其结构的彻底破坏,需要国际社会帮助崩溃的国家复兴和重建。

如果联合国要履行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本职责它就需要得到所有人的帮助与合作。在这方面,立陶宛早在1998年初就签署了待命协定,并详尽描述了它的贡献。我们贡献的一个主要部分包括训练有素的民警,他们目前正在科索沃履行其职责。

在千年首脑会议之前,应当制订一整套政治措施,并在首脑会议上通过,这将给本组织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很认真地对待这一问题,准备在为联合国设计一个有意义的未来时提供援助。

恶化为冲突的局势有其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往往交织在一起发生作用。席卷亚洲、拉丁美洲和一些欧洲国家的经济危机产生了全球性影响。许多国家迅速复苏,表明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对宏观经济弊病有极强烈的免疫力。市场和民主有助于社会中资源的最公正分配,否则,人们就会感受到经济不公正的痛苦。

同样,更经常地发生在国家之内而不是国家之间的潜在和实际暴力几乎总是出现在人权记录不佳的地方。今天,各种感到受国家排斥的叛乱集团引发暴力,人们对这类新闻已不再吃惊。

有许多手段有待加以制订,以坚持这样一项原则,即必须将严重侵犯人权和犯有危害人类罪但仍然期待逍遥法外者交付审判,设立国际刑事法院是国际关系新发展中的成果之一。我们决心推动《罗马规约》早日生效,并建立一个有效的刑事法院。

通过不分国界的共同行动可减少武器与军备。各国之间实际上已经达成一项共识,即必须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但实际上,核裁军进程处于令人无法接受的不稳定状态。我们看到一些地方在销毁核弹头,另一些地方却在发展核武器,同时,一些国家削减了生物和化学武器,但这些武器却落入非国家恐怖主义实体手中,它们对使用这些武器几乎毫无顾虑。要想建立一个更安全的

世界,除了削减、消除和极为严格地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我看不出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常规军备和武器同样也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卢旺达,人们用只能勉强称为武器的棍棒和弯刀屠杀了50万人。在全世界,甚至在几乎很难称作战场的地方,火器和地雷也不断夺去人的生命。人们正在清除地雷。只有在本大会堂,在全体会员国承担其责任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开始有效的常规裁军。

幸运的是,欧洲恰好拥有良好的区域安全手段,但其中最完善者却是在毫无理性的战争中牺牲了数百万条生命后换来的。目前正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内讨论欧洲安全宪章的概念,该宪章将进一步加强《在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基础上建设新欧洲巴黎宪章》载人的民主、和平与团结理想,执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各项原则,包括国家有权选择其自身的安全安排,是确保和平与安全的根本。最后,区域、分区域和双边实际合作的努力确实加强了更大范围的欧洲努力和进程,包括补充而不是削弱了其他欧洲——大西洋机构的工作。

我们相信集体安全,将加入民主和热爱和平的国家的有效联盟——欧洲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视为我们的优先考虑。我们选择的集体安全是满足我们合理需要的最有效手段。

立陶宛积极参与了在波罗的海地区在合作与睦邻关系基础上建立安全与稳定。波罗的海地区是世界这一部分最为稳定和活跃、不断发展和大有希望的地区之一。

九天之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就在这个讲台上谈到集体需要日益高于个体需要的问题。实际上,他的讲话代表了一种大胆和现代的思想。它应当在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教科书中占有一席之地。

冲突只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地球上有如此众多的居民需要我们帮助,但有时他们甚至无法发出求援的呼声。儿童需要我们给予最强烈的爱,但在世界许多地区,他们受苦受难,孤立无援。他们意识不到,成人世界将很快庆祝《儿童权利公约》,通过十周年,该公约有191个国家批准或加入,数目多于联合国会员国。这是一项最具普遍性的人权公约,违反该公约是无法想象的,必须受到惩罚。新近通过的《消除最恶劣形式童工公约》也应当得到普遍遵守和支持。

今年也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通过十周年。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是,该公约经一项任择议

定书得到加强。立陶宛支持奥地利经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提案,即在12月10日的1999年人权日将这项新的人权文书开放供签署。各国应使妇女有机会尽快、甚至就在将于2000年6月召开的“2000年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特别会议上向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委员会提出她们的不满。

本世纪初,伍德罗·威尔逊倡导的理想在本世纪末庆祝了其再生。我相信,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后,人类的发展将最终走上康庄大道。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安提瓜和巴布达代表团团长帕特里克·艾伯特·刘易斯先生阁下发言。

刘易斯先生(安提瓜和巴布达)(以英语发言):安提瓜和巴布达衷心祝贺第五十四届会议主席的当选。主席为促成纳米比亚的独立而作出的努力是众所周知的,我们许多人都记得他坐在本大会堂主场区右侧的某个席位上,作为观察员,面前摆放着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名牌。

古里拉布先生关于将被掠夺的艺术品归还非洲的呼吁常常打动人心,我们大家,凡研究过非洲解放斗争的人都会记得,大约25年前,当他还是个青年人时,他就向本机构呼吁,要求将丰富了欧洲和北美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非洲雕像归还非洲。我国坚决支持他的请求,敦促将这些从非洲劫掠的无价的艺术品、雕像和遗物归还非洲大陆。

我国还要感谢他的前任、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迪迪埃·奥佩蒂,他以精明干练的方式指导了第五十三届会议的事务。我国对秘书长科菲·安南怀有同样的感情,我们希望他在促成尚未统一为真正的国际大家庭的全球共同体的和平、和谐、发展和正义这一艰巨任务中继续取得成功。

我们同时热烈欢迎基里巴斯共和国、瑙鲁共和国和汤加王国成为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国。

姐妹般的加勒比共同体国家巴哈马的阿巴科岛、伊留特拉岛、圣萨尔瓦多岛和凯特岛遭受飓风弗洛伊德的蹂躏,我们对巴哈马人民表示深切同情。我们感谢捐助国和国际机构过去给予的援助,希望此时此刻巴哈马社会的需要将得到迅速响应。

在这一方面,我们要特别提到科威特采取行动,援助处于困境的加勒比小国,我们敦请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保护这个国家,维护其人民的尊严。

我非常高兴地读到秘书长对全球化的叙述性定义,其中采纳了我国过去三年来向本机构提出的一些考虑。他说:

“全球化是一个概括性用词,指个人、企业、机构和市场之间日益复杂的跨国界互动现象。它带来的多重挑战非各国自身努力所能应付,显然迫切 need 加强多边合作。全球化的现象明显表现在以下各种情况:贸易的增长、技术和资金的流动;国际民间社会的角色不断发展和日益增强影响力;跨国公司的全球业务;跨国界通讯和信息交流的大量增加,尤其是通过因特网的通讯和交流;跨国界的疾病扩散和生态影响;以及某些类型犯罪活动的日益国际化、全球化带来的益处和风险并非均衡分配的,它给许多国家带来了经济增长和繁荣,同时也使其它一些国家日益脆弱和边缘化,并导致‘不文明社会’的扩大。”(A/54/1,第220段)

显然,全球化导致国家主权的削弱,而弱小国家是最大的输家。主张全球化的论点可惜没有提到鉴于发展水平不同,必须考虑自由化的进度、方向和内容 and 必须增强国家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的原则,但却允许工业化国家不受自由贸易原则的管辖。占主导地位国家农场主享有固有的保护措施,包括补贴、有保证的市场、为使不超产以控制价格而支付款项、以及坚持要求进口农场产品只经过有限的加工但却要接受极严格的规格要求。另一方面,当前殖民国家对受其剥削的前殖民地给予照顾时,跨国企业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提出质疑。在加勒比香蕉生产者方面,再也没有比奇圭塔更明显的例子了。

不幸的是,众所周知的是在近代从未有过自由贸易。我不打算给理查德·科布登和约翰·布赖特脸上抹黑,但19世纪英国玉米法废除主要是由于英国和爱尔兰的马铃薯作物欠收、工人罢工反对减少工资以及工商业利益集团联合起来反对拥有土地乡绅阶层,而不是因为自由贸易。但且不论这一自由贸易观点的谬论,《洛美协定》的受益者就这样一字不差地被告知:他们、而不是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必须服从这一谬论并根据这一谬论行事。

加勒比香蕉生产若遭受任何灾害,不仅会影响香蕉生产国,而且会影响整个加勒比共同体。我们这些国家正在努力摆脱依赖援助。欧洲议会议员格莱尼斯·金诺克一针见血地指出,香蕉贸易为加勒比地区摆脱贫穷

提供了出路,要求放弃目前办法和取代直接援助是不现实的。她还表示,提出没有努力进行多样化的说法是错误的。

我们加共体不希望变成国际乞丐;否则,目前某些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对我们的临时解决办法施加不应有的压力的情况就会继续下去,直到我们完全听任他们的摆布。

应该把联合国看作是个有点平等主义模样的最主要的国际机构。不应该把联合国看作是5个区域集团中占主导地位国家的机构;相反,联合国应该成为敢于站出来反对那些企图窒息合法主权国家生命线或命根子的跨国企业进行侵害的机构。如果联合国的确是平等主权和维护实际生活中不危害他人的传统做法的倡导者,那么,集体的国家就应谴责跨国实体这种欺诈,这种欺诈将给我们的人民带来极其严重和深刻的困难,不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不论是儿童还是少女,不论是主妇还是老年妇女,都不能幸免。我们过去曾经说过,而且还要重申,强加给加勒比香蕉生产者的是一种战争行为。

我们这些国家面临的危险肯定不限于香蕉。安提瓜和巴布达以及参加执行局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的大多数国家对于安全理事会一个成员国就我们第一国家合作框架提出质疑都感到极为惊讶。这一质疑是由一个我们与其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作为原则问题提出的,因为安提瓜和巴布达的人均收入为8 000美元,1998年在《人的发展报告》中排在第29位。但报告根本没有提安提瓜和巴布达在易受伤害性指数中排名也极高,这部分是因为飓风经常降临我们的两个岛屿,威胁我们美丽的海岸。因此,安提瓜和巴布达要再次提醒人们,仅仅根据人均收入这一狭窄的标准,无视安提瓜和巴布达和大多数加勒比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长期面临的严重问题,将安提瓜和巴布达不再列入国际金融机构的借款国名单和其他国际机构的发展援助受援国清单,是不公平也是不公正的。我们还要指出,我国人口5%是因火山爆发而无家可归的蒙特塞拉特人。这意味着扩大我国的基础设施以便照顾从埃默拉尔德岛来的不幸的人。

安提瓜和巴布达支持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同被称为转型性经济的国家以及遭受血腥内战破坏、吸收了大量难民、存在很多弱点,包括自然灾害以及沦为影响其进步的经济做法的受害者的国家共同努力并向它们提供援助的设想。发展计划署的工作受到全世界的高度评价,最易受到伤害的国家无疑应该成为援助和指导的最优先对象。我们不得不再次问我们是

否因为成功而受到惩罚?我真诚希望,这一机构,特别是缴纳会费最多的国家不会认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不能超过发展的某一水平,否则就是做得过分,从而进入了专属某一俱乐部成员的领域。安提瓜和巴布达极其严肃看待自己在联合国中的作用,将继续致力于平等主义的原则。

我们每年都申明我们易受伤害之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自然灾害肆虐,而过去10年我国就遭受过4次飓风。尽管从安提瓜目睹蒙塞拉特火山爆发是非常壮观的景色,但现实的危险后果永远存在。此外,我们还面对着格林纳达这个香料岛附近海底火山的不断活动。加勒比开发银行正在向西印度群岛大学地震研究所提供赠款,以为持续监测火山活动建立一个机构。据一位学者所说,

“不仅格林纳达的各个社区和附近岛屿必须防备火山爆发期间喷发出的岩硝,而且整个加勒比地区都将受到称为海啸的地震波威胁的影响。”

这是我们脆弱性的另一个例子。

尽管我们所受到了考验、磨难和不公正的批评,但按照客观评价,我国仍被视为一个奇迹;因为它的人的发展指数继续排列很高。我们实现了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并做得非常有效。我们的国家选举是公开和透明的。我们的第一位民族英雄维尔·康沃尔·伯德爵士被适当地称为国父,他今年逝世,被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盛赞为具有国际盛誉的人——尤其是在非洲,无论是在殖民期间和之后,还是在非洲人向新世界大迁移期间,他都对非洲许多领导人产生了影响。

我们仍致力于向社会和经济上受挑战者赋予权力。妇女在公务员系统中担当高级职位,并在各专业中有相当多的人数。合为一体,她们甚至超出了男子。在对妇女施暴领域,已颁立法,更好地保护我们社会的妇女成员。为确保人民享有体面的生活水平并提高生活质量,政府积极地承担了这一责任。由于没有发达国家那样的真正具有活力的私营部门来领导经济增长和发展,政府的任务扩大了,而且也变得更为需要。

然而,安提瓜和巴布达从不缺乏如何自助的思想,以及在克服脆弱性和加速可持续发展方面如何得到国际援助的想法。可持续发展在我们的思想中占首要地位。4月在联合国举行的英联邦环境咨询组第六次会议上,我们提出的思想得到了与会国的支持。

首先,安提瓜和巴布达希望尽快将英联邦秘书处和世界银行工作组制订的脆弱性指数引入国际组织。必须从以下角度铭记这一点,即我们反复提出在评估经济效力时使用人均收入的局限性和不公正性。

其次,世界贸易组织争端法庭决定支持针对根据《洛美条约》运作的香蕉体制的歧视论点,在此之后,世界贸易组织急需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实行与最不发达国家一样的特殊和区别待遇。小国在欧洲的市场如果被破坏,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情况就会恶化到使其成为国际社会另一负担的地步。这一演绎来自对争端法庭裁决的分析,该裁决表明欧洲联盟从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国家进口所有产品的整个配额制度现在都受到威胁。

第三,我们想重申我国总理莱斯特·伯德阁下对设立灾害资金所作的呼吁。他是在路易斯飓风造成巨大破坏后发出这一呼吁的,该飓风在灾难性的36小时之内毁掉了安提瓜和巴布达一年的国内总产值。尽管现有的机制可应付紧急救灾的目的,但可悲的是它们不足以应付重建和恢复工作。

作为代表本国参加24国委员会,即所谓的非殖民化委员会的代表,我有些吃惊地听到一个曾支持不干预的国家的外交部长说,联合国没有及时解决人所共知的具有灾难性的冲突。因此,似乎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逐渐接受在某个国家采取联合行动的概念,如果显然存在种族灭绝和对人权彻底侵犯的情况。

在东帝汶发生的事件已大大超出令人沮丧的程度。由于我国很早就倡导西撒哈拉人民的自决权,因此每次在撒哈拉人中间进行全民公决的计划被推迟都使我们感到悲哀。我们认为每一次推迟都干涉和妨害了自决的意愿。东帝汶发生的事件将对坚定和坚强的撒哈拉人民的意志进一步产生影响,并成为我们给予密切关注的原因。重要的是在人民行使其自决权后尽力避免东帝汶情况的重演。

我国和其他国家一样,认为干预另一国的事务应是没有其他办法时的最后一招。但是在压迫、退化和非人化方面,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东帝汶的例子应使我们努力避免另一次这样巨大的灾难。我一直赞赏乌拉圭前外交部长爱德华多·罗德里格斯·拉雷塔的出色预言能力,他在1946年就认为不能把不干预转变为一种利用一项原则以便不受惩罚地违反其他所有原则的权力。然而,我们在这里所倡导的只是富有意义地致力于采取一些措施,以避免出现另一个东帝汶。

我们是如此渴望新千年的到来,以致我们不顾数学法则,使二十一世纪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就开始了。甚至在联合国,也把2000年宣布为新千年的开始。尽管如此,还不足以宣布新千年开始并计划盛大的庆祝活动。对消除贫困、实现和平与安全及发展合作的承诺应是诚挚和富有意义的,并伴有重大的成就。

安提瓜和巴布达认为联合国非常重要,并牢记由于它对冲突的解决、维护和平、向难民提供住所和庇护所、促进人权、消灭某些疾病和许多其他有形的东西所发挥的影响,带来了许多进步。因此,安提瓜和巴布达仍然乐意继续促进人类进步,并将象他以往所做的那样坚持多元主义原则。不论大小,我们各国一起能够促进克服我们所遭受的灾难,争取在下世纪实现和平、团结与和谐并减轻贫困。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已听取了本次会议一般性辩论的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

我现在请希望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我谨提醒各成员,行使答辩权的第一次发言限于十分钟,第二次发言限于五分钟,而且由各代表团在其席位上发言。

穆塔波巴先生(卢旺达)(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本来未打算发言,但听了刚果民主共和国恩多姆巴西部长无根据的指控和详细论述后,我不得不发言,以正视听。

国际社会十分了解卢旺达所经历、导致1994年种族灭绝的悲剧。这位刚果民主共和国部长谈到侵略。我们将简短地讨论这一问题,因为答复他的长篇、混乱讲话会花很长时间。但是第一次侵略是针对卢旺达的,从种族灭绝部队被准许带武器进入伊拉克——今天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开始。

第二,他们被准许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难民营重组,训练和征募。我国代表团希望提醒大会,这些难民营位于卢旺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边界。他们这样得到食品和难民地位,这违反本组织《宪章》所有规定。

第三,相当多卢旺达人——约两百万人——被这些已故总统蒙博托支持的犯罪部队扣押为人质。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导致了跨边界进攻。

今天卡比拉总统领导下的刚果领导人无法否认,他们感激地接受了在反对蒙博托及其独裁的解放战争中从卢旺达和其它国家那里寻求并获得的援助。刚果民

主共和国当局承认了这种援助,文件S/1999/205表明了这点。刚果当局在这份文件第9段中说:

“解放刚果民主力量同盟(解盟)接受了包括卢旺达和乌干达在内几个友好国家的军事和后勤援助。”

在第10段中,他们用下面的话承认了这种援助的交换条件:

“这两个国家会受益于提供这种援助,因为解放战争的附带后果是消除威胁其安全的边界紧张局势,尤其是消灭前卢旺达武装部队(FAR)、胡图叛乱者(帮派民兵)及上帝抵抗军队士兵。”

这是被追逐两千公里的同一支军队。

我们可以举许多例子,清楚表明刚果民主共和国1997年危机的两个起因。在这个阶段不必重新加剧危机。至于该区域和有关邻国的安全,刚果有国内问题和外部联系。不管刚果当局是否承认这点,这是事实,我们应区分事实和谎言、感觉和现实。

我们听到同样的这些当局,包括刚才讲话的部长说在卢旺达犯下种族灭绝的人有道理,而且现在和过去都应得到我们的支持,这些和其它类似的话是可以诉讼的,卡比拉总统的政府必须向有关法院交代这些话。

在另一项声明中,金萨沙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官方媒体要求民众对待敌人如同对待“必须果断、不留情地消灭的病毒、蚊子或垃圾”。这些话是这位正在加剧我们今天力图解决的危机的部长说的。

当我在大会听到这种煽动性讲话时,我想起我上次看到的这种可耻失败是在埃塞俄比亚的最大市场。这个市场和本大会有相似之处。这是令人遗憾的。

但是当我们回顾安全理事会工作时,我们可以看到为处理这一危机设立的委员会已经不发挥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确定并处理起因,尤其鉴于有罪无罚的循环,同样的罪犯继续犯罪而不被惩罚。这是错误的。因此,安全理事会1998年4月9日第1161(1998)号决议第1段请本组织秘书长恢复国际调查委员会,任务如下:

“(a) 收集资料并调查有关违反安全理事会第918(1994)号、第997(1995)号和第1011(1995)号决议,向中部非洲大湖区前卢旺达政府部队和民兵出售、供应和运送军火和有关物资的报告;

“(b) 查明违反上述决议帮助和唆使向前卢旺达政府部队和民兵非法出售或帮助和唆使其非法获取军火的各方;

“(c) 提出与大湖区内非法军火流动有关的建议;”

国际调查委员会在 S/1998/1096 号文件所载的报告第 87 段中指出:

“委员会不断从整个南部非洲许多来源收到的报告压倒性地证实这一转变:曾是一群战败的散兵游勇的前卢旺达部队和帮派民兵已成为对抗刚果叛乱分子及其假定的赞助者——卢旺达和乌干达——的国际联盟的一个重要部分。委员会确信前卢旺达部队和帮派民兵通过其与安哥拉、布隆迪、乌干达境内和其他地方的其他武装集团的密切关系,继续接受武器和弹药而最近则从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接受武器弹药。尽管对他们实施自 1994 年的种族灭绝以来一直生效的安全理事会的武装禁运,但是,前卢旺达部队和帮派民兵现在已成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及其盟国——安哥拉、乍得、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同盟。这种新的关系使帮派民兵和前卢旺达部队具有合法性。这一情况确实令人极为震惊。”

据此,我谨提请大会注意安全理事会在 1998 年 4 月 9 日第 1161(1998)号决议中所提到的制裁委员会。这一委员会现在还存在,应当恢复其活动,以便密切监督局势,以便发现事态的实情。

最后,我谨请大会保证我们在解决刚果危机问题上真正取得进展。解决的办法仍然是解除那些在这整个地区实行种族灭绝,并怀有种族灭绝意识形态的罪犯的武装。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如果我们不将公众的注意力从这种观念转开,我们就无法解决问题,而只会制造更多的问题。

艾斯马先生(乌干达)(以英语发言):乌干达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内部冲突所持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的立场在大会、安全理事会、非洲统一组织和其他一些地方都已明确说明。乌干达军队驻扎刚果民主共和国是根据两国的双边协议。我国代表团就这一问题于上星期在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上所作的政策声明中就阐述了这一立场。因此,我就不再重复说明我们众所周知的立场,浪费大会的宝贵时间。

但是,我谨断然否认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今天下午对乌干达所作的虚假、恶意和毫无根据的指控。我并谨重申,乌干达承诺实施《卢萨卡协议》。我希望,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内的所有签署国都有决心保证《卢萨卡协议》取得成功。我不用提醒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没有乌干达政府与人民的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今天可能仍然称为扎伊尔,处在蒙博托·塞塞·塞科及其亲友的独裁统治之下。这位代表很可能正躲藏在刚果丛林的某个地方。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对乌干达提出的完全的不必要的谩骂显然违背了《卢萨卡协议》的文字,当然也违背其精神,尽管该国总统签署并保证坚持维护该协议。

姆万巴·卡潘加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以法语发言):我不想进行论战。我只是想简短地对卢旺达和乌干达的代表所作的发言作一答复。

首先我要指出,卢旺达的确发生过种族灭绝事件,在那场 1994 年发生的种族灭绝屠杀中,有 50 万人丧生。但是,我必须进一步指出,种族灭绝是卢旺达人针对卢旺达人在卢旺达领土上进行的。没有一个刚果人进入卢旺达杀死过一个卢旺达人。相反,刚果人民不得不在自己的领土上接受 120 多万卢旺达人,而正是这些卢旺达人在我国东部造成了贫穷与荒芜。

的确,在卢旺达发生过种族灭绝事件,我们都承认这一事实。种族灭绝造成平民百姓的死亡。但就是因为是在卢旺达有过由卢旺达人对卢旺达人的种族灭绝事件并不表明,我们必须容忍卢旺达派遣军队进入刚果领土屠杀刚果人民——这些只能被认为是对刚果人民采取的种族灭绝行径。

卢旺达人说,他们是出于安全理由进入刚果领土的。这是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提出的理由,但后来,我们大家都发现,这些卢旺达人到我们领土上并不是象该部长所声称的为了卢旺达安全的利益,而是为了刚果的资源。最近在基桑加尼发生的战斗就为我们证实了这一点。卢旺达和乌干达的报界指出,卢旺达和乌干达的士兵在刚果领土上不是为了安全事务而作战,而是为了控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资源。

我谨简短地指出,我国是承诺尊重《卢萨卡协议》的,我们完全有诚意这样做。我们愿意保证《协议》得到执行。但是我还必须指出,阻止实行《协议》的并不刚果民主共和国;而是那些声称希望这一地区和平安全的人。今天,他们正在集结部队,将更多的武器带入这一地区,并占领新的地区。如果他们真正是希望停火,希望

和平,他们在签署了《卢萨卡协议》之后就不会继续这样做。

我要很明确地再次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已下定决心尊重《卢萨卡协议》。因此,我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秘书长通过尽快派遣维持和平部队,加速实施和平协议的进程,从而使和平不仅在刚果,而且在整个大湖地区都得以实现。

下午7时40分散会
